白氏長慶集僞文

岑仲勉

東本白氏長慶集二〇末載李德裕相公貶崖州三首，余嘗辨其假託，（中山大學史學專刊二卷一期會昌伐叛集編證上一〇九頁）後乃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一三引蘇轍云：

「元符二年，余自海嶺再謫龍川，……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册，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卽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白樂天寡矣。……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致仕，不三年而沒。……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

胡仔於其下附加按語云：（胡書乾道三年丁亥成）。

「余以元和錄考之，居易年長於德裕，視德裕爲晚進，方德裕任浙西觀察使，居易爲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卑禮見，及其貶也，故爲詩云，……然醉吟先生傳及實錄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中二年，或謂此詩爲僞。余又以新唐書二人本傳考之，會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政，六年卒，李德裕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參軍，會昌盡六年，距大中二年正隔三年，則此三詩非樂天所作明甚。但蘇子由以謂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竄於會昌之末，偶一時所記之誤耳。」（按卑禮訛，陳譜引作軍禮，是也。）

陳振孫白文公年譜云：

「舊譜云，李德裕貶崖州，公有詩三首，……而此詩集中無有，見於漁隱叢話謂考之元和錄，……元和錄者世不見其書，不知漁隱從何得之也。德裕以四月罷相爲江陵尹，其自潮貶崖，蓋在明年之冬，公薨固已久矣。審如詩意，則爲幸灾快忿，非青山獨往之比，故潁濱蘇公力辨之，以爲刻核太甚，樂天不至此也，蓋不待考其年月而可知其僞矣。況年月復甚明白，舊譜何其不深考耶。」

余按蘇轍既辨之在先，則此三詩北宋已相傳如此，必吳、蜀兩刻或其任一種載入，故晁言集載，今東本仍未刪除，馬本二〇卷首標一百首，實得詩九十七，亦流露本載三絕之迹象，振孫云集中無有，則正汪編白詩後集一三所謂「集中不載，不知何人考正刪去」耳。

次乎蘇而爲辨者，有郡齋讀書志，衢本一八云：

「獨集中載聞李崖州貶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之語，及考之編年，崖州貶時樂天沒將踰年，或曰浮屠某所作也。」

二絕乃三絕之訛，沒將踰年句，如就貶崖言之，亦不塙，浮屠某云云，則據唐語林七之詞也。稍後、葛立方韻語陽秋二〇（書成於隆興元年）亦云：

「李德裕於樂天不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蓋嘗以唐史考之，樂天卒於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之謫，樂天死已久，非樂天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之初字誤，應云之末。同時辨之者復有何友諒，（余意約當乾道末，說見論白集源流篇）解題一六云：

「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既刊其文集，又作年譜，刊之集首，……其辨李崖州三絕非樂天作，與余暗合。」

何氏之論雖不詳，總上所引，足見白氏長慶集中，宋人已發見其僞文。再由東本、馬本觀之，僞文且羼入前集之內，宋以來傳本，初未有能當於「廬山眞面」之品題者也。然前集之僞文，以余所見，猶不止此。

白氏一生事迹，約具舊新書本傳，陳振孫白文公年譜，汪立名白香山年譜

等，今無贅贅，顧爲下文論據張本計，有須略先述正者。唐詩紀事三八白居易條云：

「（元和）五年，以母喪解還，……七年，拜左贊善大夫。」（按此當如汪氏言，採自舊譜。）

陳譜元和五年庚寅下云：

「至是則併翰苑皆解去，是必移疾求退而史失載爾。但集有拜裴垍、李絳、張弘靖、武元衡、韋貫之五相制，考裴垍相在元和三年，公正居翰苑，絳以六年相，元衡八年，弘靖、貫之九年，皆當公退閑憂居之日，此又不可曉也。」

又六年辛卯下云：

「四月五日，太夫人陳氏卒。」

陳譜後汪氏注云：

「立名按今白集錢考功本並依吳門宋刊，獨無李璜譜，不知何時發去，就直叅所訾，可以概見其舛謬，豈特目不知有史傳，即白公文集亦似從未省覽者；吳本之年譜如此，無怪其篇次之荒唐乃爾也。近世賈書家但重宋本，略不鑒別，幸而李譜不存，陳氏駁正之書尚在；設以彼易此，亦將据宋刻而信之否乎。顧白公以元和五年庚寅除京兆戶曹，六年辛卯丁母陳太君喪，始歸渭村，時年四十，故歸田詩云四十爲野夫也；直叅乃以此詩係之五年，且云移疾求退，然陳太君以六年卒於長安宣平里第，猶自京兆府申堂狀，安得先一年歸渭村。」

又汪譜元和六年辛卯下云：

「四月，公丁陳縣君喪，退居渭上。　潁川縣君事狀云，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沒於長安宣平里第，元稹祭文亦作六年，李碑作五年誤。」

洎元和九年甲午下云：

「是年，公入朝，拜太子左贊善大夫。」

按潁川縣君之卒，東本二九、馬本四六（盧見影宋本同）均作六年四月三日，三、五形近，陳譜之五日，殆傳刻之訛。總合上引數條，去非存是，可以兩點簡括

之：

（1）居易以元和六年四月丁母憂，退居渭村，并非如陳譜先於五年移疾解去，亦非如李商隱碑及唐詩紀事謂五年母喪解還。

（2）居易服闋後，九年入朝，拜賛善大夫，李碑及紀事係七年誤。(1)

知此，則振孫所致疑之李絳等命相四制，應爲進一步探討；易言之，此等制草乃僞文，非居易作也。抑陳氏之疑，祇其犖犖大者，余謂翰林制詔中之僞文，固不止此，欲實余說，爰取東本卷三七至卷四〇之翰林制詔，（總目詔或作誥，馬本則總目及卷內均誥、詔兼見，盧校一從制詔。）分爲六類討論之，每題下所注，皆東本卷數，東本此四卷相當於馬本之卷五四至卷五七，可類推，不繁舉也。

第一類

重修翰林學士壁記、居易於元和二年十一月六日入院，又依上文所考，應於六年四月四日出院，今下所彙列，根據史籍，皆可認爲白充翰林學士期中之作品者，計百二十二首。

與韓皐詔（集四〇）

詔云，「李錡負國反常，阻兵干紀，未勞師旅，已就誅夷，……遠陳慶賀，深見懇誠，」按舊紀一四、元和二年十月癸酉，（十九日）潤州大將張文良、李奉倣等執李錡以獻，十一月甲申，（朔日）斬李錡於獨柳樹下，則皐之賀表，約在十一月。據順宗實錄及舊紀，皐時官武昌節度。

答薛苹賀生擒李錡表（集四〇）

苹、苹之訛，說見拙著唐集質疑。苹時爲湖南觀察使，其賀表亦約十一月上。

廣記三四六引異聞錄「長慶三年春，平盧節度使薛苹遣衙門將劉惟清使於東

(1) 太平廣記三四四王裔老條引白居易集云，「唐元和八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丁母憂，退居下邽縣，七月，其從祖兄曰皐，自華州來訪居易，」按此條本自白集二九之記異，其文原云，「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皐，自華州來訪予，」廣記所引，經編者略加刪改，「翰林學士白居易丁母憂、退居下邽縣」二句，尤是編者增入，然可見宋初人尙知居易是時方居憂也。

平，」依舊紀及平本傳，苹實平之訛，由此見苹、平易於互誤。

與茂昭詔（集四〇）

詔云，「省所奏請上尊號及建儲闈、賀誅李錡幷進馬者，」張茂昭時官易定，卽義武節度也，表賀誅錡，當約與前兩表同時。

答元素謝上表（集四〇）

李元素也，舊紀一四、元和二年十月己酉，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浙西節度，月內無己酉，依岑刊校記七引通鑑及沈本，應是五日己未之訛。答有云，「知卿已到本鎭，當慰疲人，」此表殆十一月到京。

與元衡詔（集四〇）

詔云，「計卿行邁，已到西川，」按舊紀一四、元和二年十月丁卯，（十三日）以武元衡爲劍南西川節度，此謂計期已到，則亦十一月之詔也。

已上五首，元和二年十一月。

與高固詔（集四〇）

詔云，「以卿一從軍旅，多在邊陲，……今授卿檢校尙書右僕射、御史大夫兼右羽林軍統軍，以端揆之崇，兼環衞之帥，……卿宜卽赴闕庭，想宜知悉，」按舊書一五二固本傳，「貞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請固爲帥，……順宗卽位，就加檢校禮部尙書，憲宗朝進檢校右僕射，數年受代，入爲統軍，轉檢校左僕射兼右羽林統軍」，又舊紀一四、元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丙寅，以西川節度高崇文爲邠寧慶節度，是崇文乃代固者，固之召入，應亦同時。

繹詔文端揆之崇一句，檢校右僕射是新加之官，新書一七〇亦止言「憲宗時檢校尙書右僕射，入爲右羽林統軍，」舊傳謂先進檢校右僕射、及入爲統軍時由右轉左，與白集、新傳均不符，諒有誤。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集四〇）

文云，「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皇帝遣某官某……」

季冬薦獻太淸宮詞文（集四〇）

文云，「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己卯，嗣皇帝臣稹首……」

已上三首，元和二年十二月。

答元義等請上尊號表（集四〇）

元義、余以爲元義方之奪文。新書二〇一、義方歷號、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又舊紀一四、元和四年四月，以商州刺史元義方爲福建觀察使，則義方當元和二年末，非商州卽虢州刺史也。復考舊紀、憲宗尊號係三年正月十一日癸巳所上，此答末言「勿固爲請」，則上號尙未得請，固是二年末事，惟未能確斷其爲十一抑十二月耳。

答黃裳請上尊號表（集四〇）

黃裳、杜黃裳也，時爲河中節度。答云，「勉從所請，深愧於懷，」蓋已許上尊號矣，故應在前首之後，已下三首同。

答馮伉請上尊號表（集四〇）

答云，「勉依勤請，良用愧懷，」亦是許上尊號者。舊書一八九下伉傳云，「順宗卽位，尙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爲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復領太學，元和四年卒，」舊書一四、元和四年四月，「戊寅，國子祭酒馮伉卒，」大約二年之末，伉非同刺卽祭酒也。

答韓皐請上尊號表（集四〇）

皐已見前，答云，「勉依所請，彌愧於心，」與前兩首同。

與季安詔（集四〇）

田季安時爲魏博節度，詔云，「實慚薄德，未稱崇名，而華夷兆人，內外羣后，屢有勤請，難於固違，卿遠獻表章，明徵典訓，……勉從懇誠，良用愧惕。」

答李扞等謝許上尊號表（集四〇）

此得請而謝之答詔也，故比前四首又應稍後，下兩首同。觀下答扞等許遊宴詔之「卿等榮崇宗寺，恩重本枝」，似扞是宗正卿者，唯檢宗室世系表未得其名，此答亦云「卿等義深宗室」，則其爲宗室無疑也。答又云，「朕自

臨萬邦，僅經三載，」按詔書中凡敍臨宇若干年，通例皆自卽位年起計，由永貞元至元和二，故曰僅經三載。

答長安萬年兩縣百姓耆壽等謝許上尊號表（集四〇）

答馮伉謝許上尊號表（集四〇）

伉已見前。

答百寮謝許追遊集宴表（集四〇）

答李扞謝許遊宴表（集四〇）

舊紀一四、元和二年十二月，「丙子，令宰臣宣勅百寮遊宴過從餞別，此後所由不得奏報，務從歡泰，」丙子、二十三日。全文六二六、呂溫代百寮謝許遊宴表，「今月二十三日，宰臣奉宣進旨，如聞百寮士庶等親友追遊、公私宴集，及晝日出城餞送，每慮奏報，自今以後，各暢所懷者，」「今月」卽十二月，今後答云，「朕自御萬方，僅經三載，」前答云，「是宜……仁及下而啓迪歡心，澤先春而導迎和氣，」故知是元和二年歲晚許遊宴之事。

與從史詔（集四〇）

詔云，「省所奏今月七日到潞城縣，降雪尺餘，兼奏耆老等詣闕請欲立碑，幷手疏通和劉濟本末事宜者；……耆老等遠詣闕庭，請立碑紀，尋已允許，當體誠懷，以旌政能，無至陳讓。」按詔賜從史德政碑文時，從史之父虔尙生，（見下條）今從史表奏降雪，是冬日景象，（詔云，「時降大雪，豐年表祥。」）且白集卷四十首列十餘篇，（除兩三篇無可考證者外）均爲二年末所作，因是、余斷此爲二年底之詔也。

其劉濟通和事，舊、新書兩人本傳均不載。

答盧虔謝賜男從史德政碑文幷移貫屬京兆表（集四〇）

此答與前詔當相去後先甚近，故並附二年末。答云，「卿男從史爲國重臣，自領大藩，厥有成績，……勒石所以表勳，賜文所以褒德，……昨又請移鄉貫，願隸京邑，」卽前文所謂耆老詣闕，請立碑紀，故由朝廷賜以碑文也。

與嚴礪詔（集四〇）

詔云，「辭光朝至，所陳謝具悉，……俾優褒贈，爰慰孝思，秩貴冬官，以

表過庭之訓，」蓋答礪謝父贈工尚之詔也。按礪卒四年三月，（見下文）此篇前後都二年末之作，故附於此。

與薛苹詔（集四〇）

苹、苹之訛，說見前。詔云，「楊君靖至，省所陳謝具悉，……且清白之風，既自家而刑國，則寵旌之澤，宜因葉以流根，」亦答苹謝追贈亡親之詔也。苹以尤課理行遷擢，（見舊書一八五下本傳）故曰清白之風。此詔年月無考，其附此之故，與上嚴礪詔同。

與顏証詔（集四〇）

詔云，「戴叐至，省所賀及謝王國清充五嶺監軍，具悉。卿職在撫綏，任兼備禦，……乾象昭感，壽星垂文，與時相膺，有道則見，顧慚菲德，何以當之。」按舊紀一三、貞元二十年十二月，「庚午，以桂管防禦使顏証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又元龜二五、「元和二年，……八月戊辰，老人星見，」老人星卽詔所謂壽星垂文也，故此詔儘在二年之末，與同卷前後篇之編次相當。

與從史詔（集四〇）

詔云，省所陳謝追贈亡母幷舉薦韋悅，具悉」，按此文前後各篇都二年底作，且從史亦於居易出院前貶逐，故附此也。

答劉濟詔（集四〇）

詔云，「省所奏茂昭送卿管內百姓殷進能等七人，奏前後事宜，具悉。……與茂昭疆場之事，小有違言，曲直是非，朕已明辨。」按濟以五年死，本篇附此，其理由與前從史詔同。

與柳晟詔（集四〇）

詔云，「卜英琦至，省所奏慶雲幷進圖者，」按舊書一八三晟本傳，「元和初，檢校工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又舊紀一四、元和三年二月，「癸酉，以鄜坊節度使裴珍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據沈本改正）是晟以三年二日罷也，晟罷後再未出掌封圻，故此篇最遲當三年初作。

已上十八首，元和二年末或三年初作。

答朱仕明賀册尊號及恩赦表（集四〇）

舊紀一四、元和三年正月十一日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大赦天下，同年三月十八日庚子，以定平鎮兵馬使朱士明爲四鎮、北庭、涇原等州節度，四月癸丑朔，賜朱士明名曰忠亮；今答仍稱仕明，且云，「卿盡忠訓旅，推美奉君，」是仕明進表時尚官兵馬使，當三年歲初作也。

答薛苹謝授浙東觀察使表（集四〇）

苹、苹之訛，說已見前。唐方鎮年表五引韓集石君墓誌注，「元和三年正月，以薛苹爲浙東，」（今通行本無此注）又李紳龍宮寺詩序，「元和三年，余以前進士爲故薛苹常侍招至越中，」（據登科記考一六引）則苹以三年正月授浙東，此制當作於歲初也。方鎮年表引紳序、元和二年余以新進士云云，所見當是誤本。（全詩七函一册亦訛二年。）緣紳是元年舉進士，非二年。

已上二首，元和三年歲初作。

祭咸安公主文（集四〇）

文云，「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三月癸未(朔)，某日，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咸安大長公主靚濬毗伽可敦之靈曰，……爰命使臣，往申奠禮，」按舊紀一四、元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戊寅，咸安大長公主卒於迴紇。

除段祐檢校兵部尚書右神策軍大將軍制（集三七）

制云，「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鷹門郡開國公段祐，……展執珪之勤禮，瀝戀闕之深誠，方圖爾勞，且遂其志，……可檢校兵部尚書、右神策軍步軍大將軍知軍事，」因祐朝辭涇原而改除也。考舊紀一四、元和三年三月十八日庚子，以定平鎮兵馬使朱士明爲四鎮北庭涇原節度，則祐之罷應同時。

已上二首，元和三年三月。

與仕明詔（集四〇）

詔云，「卿久鎮邊防，初膺闕寄，……今改封卿丹陽郡王，仍改名忠亮，」按仕明已見前，依舊紀一四，賜名在元和三年四月癸丑朔。

已上一首，元和三年四月。

與宗儒詔（集四〇）

趙宗儒也。詔云，「今授卿禮部尚書，幷賜官告往，餘東都留守，卿宜便與交割，卽赴上都，」考舊紀一四、元和元年十一月庚戌，以吏侍趙宗儒爲東都留守，又三年六月甲戌，（二十三日）以河南尹鄭餘慶爲東都留守，今依馬本，餘上奪「除」字，下奪「慶」字，知宗儒此詔爲同時所發。

與希朝詔（集四〇）

范希朝也。詔云，「省所奏沙陁突厥共一千八百七十人幷驅馬器械歸投事宜，具悉。……今賜衣服及匹段等，自首領已下，卿宜等第給付，其部落家口等遠經跋涉，宜稍安存。」考舊紀一四、元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丁丑，沙陁突厥七百人攜其親屬歸鎮武節度使范希朝，乃授其大首領曷勒河波陰山府都督，」岑刊校記七云，「沈本鎮作振，又云希朝是時鎮朔方，非振武，當作朔方；張氏宗泰云，希朝傳、憲宗卽位，充朔方靈鹽節度使，下接突厥別部有沙陁者云云，與此紀合，是振武當爲朔方之誤；按通鑑作靈鹽節度使范希朝，」余按元龜一七〇文略同舊紀而更詳，惟鎮武正作振武，河波正作阿波，多半唐實錄原文誤作振武，舊紀未加考正也。又舊紀、元龜均作七百人，與此詔異。

與迴鶻可汗書（集四〇）

書云，「皇帝敬問迴鶻可汗，夏熱，想比佳適。……達覽將軍等至，省表、其馬數共六千五百匹，據所到印納馬都二萬匹，都計馬價絹五十萬匹，……今數內且万（馬本方）圓支二十五萬匹，分付達覽將軍便令歸國，仍遣中使送至界首。……其東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當，事緣功德，理合精嚴，又有彼國師僧，不必更勞人檢校，其見撚拓勿施鄔達（馬本下有于字，干之訛。）等，今並放歸。所令帝德將軍安慶雲供養師僧，請住外宅，又令骨都祿將軍

充檢校功德使，其安立請隨般次放歸本國者，並依來奏。……內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師等並各有賜物，至宜准數分付。」余按舊紀一四、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蓋既許立寺，此時又請派人料理也。又同集新樂府五十篇，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作，其陰山道一篇，疾貪虜也，詞云，「五十疋縑易一疋，縑去馬來無了日，……藕絲蛛網三丈餘，迴鶻訴稱無用處，咸安公主號可敦，遠爲可汗（汗）頻奏論，元和二年下新勑，內出金帛酬馬直，仍詔江淮馬價縑，從此不令踈短織，合羅將軍呼萬歲，捧授（受）金銀與縑綵，誰知黠虜啓貪心，明年馬多來一倍，」所謂多來一倍者，卽詔之二萬匹也。二年之明年爲三年，書首著夏熱，故知是三年夏末作。

與餘慶詔（集四〇）

餘慶、鄭餘慶。詔云，「省所謝陳，具悉，……自尹洛師，日聞報政，……俾光孝思，爰舉禮命，榮褒冢宰，寵賚幽靈，」蓋餘慶在河南尹任內因其父蒙贈吏尚而陳謝也。此不復知月日，唯餘慶六月二十三日自河南尹改東都留守，（見前）總當六月前所發，故附於此。

已上四首，元和三年六月或六月已前。

祭張敬則文（集四〇）

文云，「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二十七日丁未，皇帝遣某官某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鳳翔節度使贈某官張敬則之靈，」按舊紀一四、元和二年六月戊午，鳳翔節度使張敬則卒。

答杜兼謝上河南少尹知府事表（集四〇）

答云，「亞理以明愼選，專餘以展長才，知已下車，當親綏撫，」按昌黎集二六杜兼誌，「入爲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旣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卽除吏部郎中，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暴薨，」考舊紀一四、元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甲戌，以河南尹鄭餘慶爲東都留守，兼殆繼餘慶後者，故附此。

已上二首，元和三年七月。

答王鍔陳讓淮南節度使表（集四〇）

答云，「雖戀闕誠深，然殿邦寄切，既執圭而肆覲，宜返旆而勞旋，……方注意於撫綏，何瀝誠而陳讓，難允來請，宜體所懷，」因王鍔來朝請辭未許也。考舊紀一四、元和三年九月十日己丑，淮南節度使王鍔來朝，同月十九日戊戌，以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代鍔，以鍔爲河中節度，知詔下之後，鍔必再有陳讓，故調河中。

與韓弘詔（集四〇）

詔云，「任光輔至，省所陳請，具悉，……省茲章奏，懇願朝宗……朕以梁、宋之地，水陸要衝，……雖戀深雙闕，積十年而頗勞，然倚爲長城，捨一日而不可，……宜體所懷，卽斷來表，」拒宣武節度韓弘入朝之請也。據舊紀一三、貞元十五年九月辛酉，以韓弘爲宣武節度，計至元和三年恰十年，合觀下詔，則此詔約同時發，或在九月前不久。

與韓弘詔（集四〇）

詔云，「惠彼一方，於茲十載，屢展勤王之効，屢陳戀闕之誠，……今除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等使，餘並如故，」按舊紀一四、元和三年九月十一日庚寅，加宣武韓弘同平章事。

除裴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集三七）

制云，「正議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垍，……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賜如故，」按舊紀一四、元和三年九月十七日丙申，以戶侍裴垍同平章事。

答韓弘讓同平章事表（集四〇）

弘加同平章事在九月十一日，則其辭表當在九十月之交。

與嚴礪詔（集四〇）

詔云，「省所奏進蒼角鷹六聯，……時屬勁秋，……進獻及時，」按礪以四年三月卒（見下文）居易以二年十一月入翰林，則此之秋必三年秋無疑。同卷下一篇與韓弘詔，（見前）亦是三年九月作，故茲附九月下。

已上六首，約元和三年九月或已前。

答韓弘再讓平章事表（集四〇）

此答弘再讓之表，當入十月。

已上一首，約元和三年十月。

代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奉勅撰。（集四〇）

書云，「大唐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丹陽郡王朱忠亮，致書大蕃（蕃）東道節度使論公、都監軍使論公麾下，專使辱問，悚慰良深，……皇帝君臨萬方，迨及四載，……近以吳、蜀小寇，暫肆猖狂，未及討除，尋以殄滅。……歲暮嚴寒，惟所履安勝，……今因押衙迴，亦有少答信，具如別紙。」按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至元和三年爲四載，答書祇言吳、蜀之叛，不及王承宗，當是三年時說話；合觀歲暮一句，應爲三年底覆書也。元龜九八〇、元和七年，「二月，吐蕃東道節度論誥都、宰相尙綺心兒以書遺鳳翔節度使李惟簡，（簡）惟簡奏獻之，」論誥都當卽此之論結都離，誥、詰字肖，未詳孰正。

已上一首，當元和三年末作。

與南詔清平官書（集四〇）

勅云，「南詔清平官段諾突、李附覽、爨何棟、尹輔首、段谷普、李異傍、鄭蠻利等，段史倚至，知異牟尋喪逝，……又知閣勸繼業撫人，……今遣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段平仲持節册命閣勸，……春寒，卿等各得平安好。」按舊紀一四、元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甲子，南詔異牟尋卒，二十四日辛未，以諫議大夫段平仲使南詔弔祭，仍立其子驃信苴蒙閣勸等爲王，今由春寒句觀之，是平仲以三年歲底命而以四年初行也。

答杜兼謝授河南尹表（集三九）

答云，「觀能以授，俾亞理於三川，見可而遷，宜專臨其一府，」據前引昌黎集兼誌、半歲拜大尹，則兼眞除河南尹約在三年年底，故附本月。

全文四九一、權德輿送杜少尹閣老赴東都序，「叔通之文學、政事，若雄鉅百鍊，竅卻中節，比年由東曹郎給事黃門，俄以中執法守上洛，得幹支郡，

視方任焉，及今亞尹洛師，實顓府政，冬十月，至自繞霤，來朝京師，」韓集點勘三云，「按兼字叔通，見權文公送杜少尹序，而史云字處弘，蓋有兩字，」知三年十月兼入覲時尚未眞除大尹也。

答王鍔賀賑恤江淮德音表（集四〇）

鍔已見前。答云，「水旱流行，江淮艱食，朕明申詔旨，親遣使臣，蠲其逋租，賑以公廩，」按舊紀一四、元和三年，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東道旱，新紀七、元和四年正月五日壬午，免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荆南今歲稅，通鑑二三七、元和四年正月十三日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故鍔表約正月上。

全文六〇、憲宗賑貸淮南浙西詔，「淮南揚、楚、滁三州，浙西潤、蘇、常三州，今年旱歉尤甚，……宜以江西、湖南、鄂岳、荆南等使折羅米三十萬石賑貸淮南道三州，三十萬石貸浙西道三州，……宜委淮南、浙西觀察使且各以當道軍糧米據數給旱損人等，節級條作件賑貸，淮南李吉甫、浙西韓皐躬親部署，」元和四年初吉甫官淮南節度，皐官浙西節度也。又同書五六、憲宗賑諸道水旱災制，「居兆人之上，五載於茲，……近者江、淮之間，水旱作沴，緜亙郡邑，自夏徂秋，……憫茲求瘼，臨遣使臣，分命巡行，特加存恤，……俾免其田賦，賑以公廩，……其元和三年諸道應遭水旱所損州府應合放兩稅錢米等，損四分已下，存準式處分，四分已上者並準元和元年六月十八日敕文放免，仍令中書門下卽於朝班中擇人分道存撫。」

已上三首，元和四年正月。

畫大羅天尊讚文（集四〇）

文云，「唐元和己丑歲四月十四日，畫大羅天尊一軀成，奉爲睿聖文武皇帝降誕之辰所造，惟歲之春，惟月之望，誕千年一聖之始，降百祥萬壽之初，」余按會要一、憲宗「大歷十三年戊午歲二月十四日，生於長安之東內，」此云四月，當是二月之訛，不然，頌誕之像，豈遲至兩月後乃繪成乎。

除鄭絪太子賓客制（集三七）

制云，「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陽武縣開國侯鄭絪，……可太子賓客，散官、勳、封如故，」按元龜三三三、元和四年，「二月丁卯，制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絪可太子賓客」。（丁卯二十一日）

已上二首，元和四年二月。

與藩孟陽詔（集四〇）

藩、潘之訛，馬本不誤。詔云，「自守關輔，克舉藩條，……朕以東川，蜀門重鎮，……無以易卿，今授卿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并賜官告往，」蓋自華州遷東川也。據載之集一五嚴礪碑，元和四年三月甲申，（八日）薨於理所，孟陽卽繼礪者，故知詔爲三月發。

與陸庶詔（集四〇）

詔云，「省所奏當管新開福建陸路四百餘里者，」按庶爲福建觀察，約元和二年四月至四年四月，（據唐方鎮表六）故附四年三月下。

已上二首，元和四年三月。

答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集四〇）

答云，「朕臨御萬國，迨茲五年，……思革弊以求災，在濟人而損己，」按新紀七、元和四年閏三月三日，「己酉，以旱降京師死罪非殺人者，禁刺史境內權率諸道旨條外進獻，嶺南、黔中、福建掠良民爲奴婢者，省飛龍廢馬」，通鑑二三七亦云，「上以久旱，欲降德音，……閏月己酉，……」卽此德音也。

答宗正卿李詞等賀德音表（集四〇）

答云，「累歲有秋，今春不雨，」自此已下兩首，與前首同時。全文六三、元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戊戌贈吳少誠司徒册文云，「今遣使權知宗正卿李詞、副使起居舍人裴度持節册贈爾爲司徒，」考新表七〇上、神符五世孫太子賓客守散騎常侍詞，當卽此李詞，若紀王愼之曾孫義烏令詞，官職相懸，非是。全文五二九、顧況湖州刺史廳壁記，「今使君詞、唐景皇帝七代之

孫，」（貞元十五年作）卽神符五世孫也。

答將軍方元蕩等賀德音表（集四〇）

答云，「朕以時陽舛候，春澤愆期，……卿志竭邦家，職修軍衞，」方元蕩等蓋諸衞軍將軍。

與韋丹詔（集四〇）

新書一九七丹傳，「徙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又昌黎集二五、韋丹誌，丹卒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丹時方爲江西觀察，故詔云，「竇從直至，省所陳賀幷奏江、饒等四州旱損，其所欠供軍留州錢米等，並已放免，又奏權減俸及修造坡堰幷勸課種蒔粟麥等事宜，具悉，朕頃緣時旱，慮害農功，雖推咎己之心，敢望動天之德，而未逾浹日，膏澤沛然，」新紀七、閏月己未雨，去己酉降詔剛旬日也。丹表當閏月或四月上，故併附此。

已上四首，元和四年閏三月。

答李遜等謝恩令附入屬籍表（集三九）

遜爲慈訛，拙著唐集質疑已辨之，晟子也。答云，「卿先父頃逢多難，嘗立大功，……念先臣之績，雖書名於太常，推同姓之恩，更附籍於宗正，」按舊紀一四、元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庚子，制故太尉西平郡王李晟宜編附屬籍，」全文五六憲宗命李晟家編附屬籍制，「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睦以宗親，將予厚意，其家宜令編附屬籍。」

已上一首，元和四年四月。

與希朝詔（集四〇）

詔云，「省所奏党項歸投事，具悉，……党項拓拔忠敬等頃雖爲盜，今已經恩，懼而歸投，情可容恕，……其麽梅部落尙能繼至，亦許自新，」此當希朝官靈鹽節度時事。希朝以四年六月改河東，故附五月之下。

已上一首，約元和四年五月前。

除王佖檢校戶部尙書充靈鹽節度使制（集三七）

馬本原注云，「四年六月十三日進，」應從盧見影宋本衍十字。制云，「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刑部尚書、兼右衞上將軍、寧塞郡王食實封二百五十戶王俟，……進地官以崇新命，極勳秩以褒舊功，……可檢校戶部尚書、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朔方靈、鹽、定遠城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仍賜上柱國，散官、封、實封並如故」，按舊紀一四、元和四年六月三日丁丑，「以右衞上將軍王泌爲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校勘記七云，「沈本泌作俟」是也，舊紀一五、元和八年九月下亦作俟。勳級十二轉爲上柱國，視正二品，故曰極勳秩。

已上一首，元和四年六月。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集三九）

按舊紀一四、元和四年七月，「乙巳朔，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書於六扇屏風，是月出書屏以示，宰臣李藩等表謝之，」是月疑是日之訛。夷簡時官御史中丞，見四月二十九日甲辰及七月十八日壬戌下。全文四一五誤以此篇收常袞，殊不知袞早卒於德宗初年也。

容齋三筆九，「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誥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勸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鎛而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按二年是四年之誤，於中當依元龜四〇作「於中書」。元龜敍此事尤詳，不備錄，唯又訛七月爲九月。

批百寮嚴綬等賀御撰屏風表（集三九）

說見前條。據舊紀一四及同書一四六，綬時爲右僕射，通鑑二三七作左。

祭盧虔文（集三九）

文云，「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七月日，皇帝遣某官某……致祭於故祕書監贈兵部尚書盧虔之靈。」按舊書一三二盧從史傳，「父虔，……祕書監，」丙寅稿祕書監盧虔神道碑跋云，「碑稱虔字子野，……元和……三年十月，遷檢校工部尚書兼祕書監，以四年三月卒，年七十有六，後□月八日，詔贈兵部尚書，其年秋八月十一日，遷神於絳州龍門縣，」廣記四一五引宣室志「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按萬陽、范陽之訛，右、碑跋作左。

與從史詔（集四〇）

詔云，「史澣至，省所陳謝，具悉，卿亡父早踐班榮，久著聲績，永言褒贈，自叶典常，」答從史謝父虔贈官表也。據通鑑二三七、從史以四年四月十七日壬辰起復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而朝廷遣使祭虔在七月，且文稱贈兵部尚書，則詔贈應在此前，故以與從史詔附其後。

已上四首，元和四年七月。

與於陵詔（集三九）

詔云，「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賊帥李樂山等三萬人者，……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壤，」按舊紀一四、元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國三萬餘人，獲戰象兵械幷王子五十九人；」又依同紀，於陵時官嶺南節度，故曰連壤。

與崇文詔（集四〇）

詔云，「段良玭至，省所謝亡妻邑號，具悉，卿有濟時之勳，寵居衰職，」年月不能確詳。按舊紀一四、元和二年十一月丙寅，以西川節度使高崇文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所謂衰職也。又同紀、崇文以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丁卯卒官，則此詔當九月已前發，故附此。

已上二首，元和四年八月或已前。

與王承宗詔（集三九）

詔云，「朕臨御天下，及此五年，……爾父云亡，卽欲命卿受詔，而遠近方鎭，內外人情，紛然奏陳，皆云不可，……久不能決，……卿自罹憫凶，屬經時月，……而又上陳密款，遠達深誠，潔身而謀出三軍，損己而讓推二郡，……特加新命，仍撫舊封，今授卿起復左金吾衞大將軍，檢校工部尙書，充成德軍節度使、恆州刺史、恆、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仍賜上柱國，……其德、棣兩州以卿進讓，……今所以除薛昌朝德、棣兩州觀察使。」按舊書一四二承宗傳，「元和四年三月，士眞卒，三軍推爲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問，承宗懼，累上表陳謝。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諭，承宗奉詔甚恭，且曰，三軍見迫，不候朝旨，今請割德、棣二州上獻以表丹懇，由是起復雲麾將軍、左金吾衞大將軍同正、檢校工部尙書、鎭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鎭、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裴武復命在九月朔日，（通鑑二三八）承宗起復在同月九日庚戌，（舊紀一四）至傳稱鎭州，乃後來避諱追改。詔不著雲麾將軍及長史，大將軍不稱同正者，此非除制，稍從略也。

與茂昭詔（集三九）

詔云，「盧俠等至，省所奏恆州事宜，幷別論請陳獻者，……所緣恆州事宜，朕亦思之甚熟，但以武俊率身仗順，於國有功，……承宗又密陳深款，遠獻忠誠，旣念舊勞，已降成命，計其奉詔，必合感恩，如或乖違，續有商議，卿宜以睦鄰爲事，體國爲心。」按舊書一四一茂昭傳，「四年，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三鎭之師，合義武軍爲恆州北道招討，茂昭創廩廒，開道路，以待西軍，」循觀詔文，知當日茂昭必別獻平恆之策，惜舊、新傳及通鑑皆失書其事也。

已上二首，元和四年九月。

除閻巨源充邠寧節度使制（集三七）

制云，「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尙書右僕射、兼羽林軍統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定襄郡王食邑一千三百戶閻巨源，……長南宮而遷左揆，壯西郊而委中權，……可檢校尙書左僕射，使持節邠州諸軍事、兼邠州刺

史、御史大夫，充邠、寧、慶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功臣、散官、勳、封並如故，」按舊紀一四、元和四年十月，「癸酉朔，以右羽林統軍閻巨源爲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馬本原注「四年十月十一日進，」應依盧見影宋本衍「十」字。

答李詞賀處分王士則等德音表（集三九）

士則、武俊子，承宗之叔也。舊紀一四元和四年十月十七日，「己丑，詔諸軍進討，其王武俊、士眞墳墓，軍士不得樵採，其士平、士則各守本官，仍令士則各（？）襲武俊之封，」（據沈本校正）詞時官宗正卿，已見前，故答謂「卿職修卿寺，誠奉本枝」也。

答段祐等賀册皇太子禮畢表（集三九）

舊紀一四、元和四年十月十八日，「庚寅，册鄧王寧爲皇太子，」祐於三年三月除右神策軍大將軍，已見前，故答有「卿等各司軍衞，同奉表章」語。

已上三首，元和四年十月。

與師道詔（集三九）

詔云，「省所奏、當道赴行營兵馬取正月過渡河，逐便攻討，幷奏兵馬出界後，請自供一月糧料，又奏待收下城邑，若有軍糧，一月已後，續更支計，幷陳謝慰問者；……昨獻帛助軍，極盈數於萬疋，今又賣糧出境，減經費於三旬，」蓋答師道奏派兵會討承宗之表也。曰取正月渡河，當是四年年底所奏，故附十二月。其師道獻帛供糧事，舊、新書本傳均不載。

與希朝詔（集三九）

詔云，省所奏請自部領當道兵馬一萬五千人，取蔚州路赴行營，幷奏土門及承天軍各添兵士備禦者。」按舊紀一四、元和四年十月十七日，詔諸軍進討承宗（引見前）吐突承璀則於二十七日已亥出發，又金石錄補一九恆岳題名云，「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太原尹、御史大夫、北都留守、上柱國、成紀郡王范希朝奉詔領馬步五萬人，與義武軍合赴恆州討叛，得薦誠於安天王，（……闕……）領考佐三人，大將一百一十五人，故拜堦下，用祈靈贊，遂於縣城南屯軍□□而還，元和五年

二月六日鐫，」希朝之奏，或是十一、二月事，故附此。

與吐蕃宰相鉢闡布勅書（集三九）

書云，「吐蕃宰相沙門鉢闡布，論與勃藏至，……所議割還安樂、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書，非不周細，及省來表，似未指明。……曩者鄭叔矩、路泌因平涼盟會，沒落蕃中，比知叔矩已亡，路泌見在，……路泌合令歸國，叔矩骸骨，亦合送還。……其論與勃藏等尋到鳳翔，舊例未進表函，節度不敢聞奏，自取停滯，非此稽留，昨者方進表函，旋令召對，今便發遣，更不遲迴，仍令與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復及中使劉文璨等同往。……冬寒、卿比平安好」。按下文與吐蕃宰相尚綺心兒等書，經余考爲五年七月之作，彼書云，「去年論與勃藏來」，是其來以四年也。元龜九八〇、元和五年，「七月，吐蕃遣使來和好」，應卽此一行之人。書末稱冬寒，則其回國在四年冬，故附於此。

與師道詔（集三九）

詔云，「所奏亡兄師古請列於私廟昭穆者」，據舊紀一四、師古元年閏六月卒，其年十月，卽以師道爲節度，此當元和初所請，今同卷前後多篇，率四年事，故暫附四年之末。

除趙昌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制（集三七）

制云，「前荆南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趙昌，……統護交州，威惠之聲克振，鎮臨南海，撫循之政有經，自移部荆門，馳心魏闕，……可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按昌之內調，實趙宗儒繼其後，惟舊一五一、新一七〇昌傳及舊一六七、新一五一宗儒傳均不著年月，所知者三年四月昌除荆南，六年四月宗儒又自荆南內召，唐方鎮年表以昌、宗儒之交接列四年下，當可信，故茲附四年之末。

已上五首，元和四年十二月或已前。

與劉濟詔（集三九）

詔云，「省表及露布、十二月十七日、劉緄部領當道行營兵馬，收下饒陽縣

城，破賊衆三千人，幷擒斬將校、收獲馬畜器械等，兼送賊將朝履清等四人，又進所收饒陽縣等者；……詔下而父子戮力，鼓行而將卒齊心，先羣帥以啓行，首諸軍而告捷，」緝、濟之長子也。據通鑑二三八、「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束鹿，」觀此，知濟之進軍及拔饒陽，是四年十二月事，不過奏報於五年正月纔到耳。

全文七五六杜牧燕將錄云，「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

同書五〇五、權德輿劉濟誌，「去年冬，王師問罪於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敍引、百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旣圍樂壽，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亭午而拔，」安平之役，又在收饒陽後。

畫大羅天尊贊幷序（集三九）

序云，「歲正月十九日，順宗仙駕上昇之月日也，皇帝嗣位六載，……」此當五年作。

已上二首，元和五年正月。

祭吳少誠文（集三九）

文云，「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二月辛未朔，二日壬申，皇帝遣……致祭於故彰義軍節度使贈司徒吳少誠之靈，」按舊紀一四、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己巳，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吳少誠卒。」

與希朝詔（集三九）

詔云，「張嘉和至，省所奏前月二十六日破逆賊洄湟鎮六千餘人，」按通鑑二三八、元和五年正月，「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丁卯、二十六日，與集符。奏報二月到，故曰前月。

與從史詔（集三九）

詔云，「省所奏、今月三日栢鄉縣南破賊衆約三萬人，幷擒斬首級、收獲器械及馬等，又奏當軍所傷士馬數幷量事優卹事宜，具悉」，按從史奏收復栢鄉，舊、新紀傳及通鑑均不明著。當日藩鄰觀望養寇，從史尤意在逗留，今知劉濟首於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收下饒陽，范希朝於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拔洄湟鎮，而從史四月十五日被執，依此推之，栢鄉破賊，似在二月。又白集四二之請罷兵第二狀，通鑑附三月下，狀有言，「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均，況奏報之間，又事恐非實，」亦與此詔「奏當軍所傷士馬數」相合，故附二月。

馬本五九請罷兵第二狀原注，「五月十日進」，由通鑑觀之，五必三之訛，「五」、「三」形近易誤，此猶前引白毋卒四月三日，而陳鼎訛作五日也。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四月十五日，「甲申，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執昭義節度使盧從史，載從史送京師，」使白狀上於五月十日，則在從史被執後幾一月，狀中必不作「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均、況奏報之間、又事恐非實、遷延進退、貴引日時、不唯意在逗遛、兼是力難支敵、」等揣測之詞矣。

與執恭詔（集三九）

詔云，「省所奏、今月八日進收平昌縣，已令鎮守，幷奏劉濟欲與卿約義事者，」按此事，舊、新紀傳、通鑑亦不載，殆如居易請罷兵第三狀所云，「季安等心元不可測，與賊計會，各收一空縣，」故幷附二月。

與季安詔（集三九）

詔云，「省所奏、當道行營兵馬今月十七日已收棗強縣，其賊棄城夜走者，」舊、新紀傳及通鑑亦不明著，說見前條。

全文七五六杜牧燕將錄云，「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與此作棗強異。

已上五首，約元和五年二月。

授吳少陽淮西節度使留後制（集三七）

制云，「彰義軍馬軍先鋒兵馬使、正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申州

諸軍事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會稽郡王吳少陽，……屬元戎既沒，謀帥其難，朕將選衆以升，試可而用，推掌戎務，已逾歲時，……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依前兼御史大夫，使持節蔡州諸軍事、權知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管內支度營田、申光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仍賜上柱國，封如故」，按舊紀一四、元和五年三月十九日己未，「以申州刺史吳少陽爲申、光、蔡節度留後，」（據沈本校正）少誠沒於上年十一月，故曰已逾歲時也。

與季安詔（集三九）

詔云，「省所奏，具悉，……吳少陽自參軍務，頗効恭勤，豈待奏陳，已有處分，」按少陽三月授知留後，六年正月正除，此詔之「自參軍務」，當指自稱留後言，非指已授留後言，蓋季安爲少陽奏請之表，適到於前制甫發之後也，故附三月。

已上二首，元和五年三月。

與茂昭書（集三九）

書云，「省所奏、今月十八日大破賊衆一萬七千人，幷擒斬收獲訖者，……況荷戈於炎暑之際，……」按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東范希朝奏破賊於木刀溝，」丁亥正十八日。

全文五〇五權德輿張茂昭誌，「前年冬，詔武庫禁兵會諸侯之師於常山，……恆人以步騎二萬躡木刀溝，爲從衡七里之師，來薄於城。公擐甲出壁門，徑當其鋒，俾其子克讓與猶子克儉、甥陳楚等分犄之，設左右翼以待之，出奇決命，凡數十合，取巧於七縱，蓄銳以三捷，席勝鼓行，橫屍如陵。」

與昭義軍將士詔（集三九）

詔云，「昭義軍節度下將士等，……盧從史……此則主將之恩，於卿何有，臣子之分，負朕實深，卿等辨邪正之兩端，識逆順之大義，……其當軍將士等賞設，已有處分，」按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四月十五日，「甲申，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執昭義節度使盧從史，載從史送京師，」今詔未說到後任，亦未言從史處分，知應在已後數篇之前。

與承璀詔（集三九）

中官吐突承璀也。詔云，「今授（孟）元陽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昭義軍節度等使，未到行營間，其昭義軍卿宜切加宣撫，務使安寧。烏重胤職在偏裨，保於忠正，……今授烏重胤河陽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兼恐河陽無人，速宜進發。」按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壬辰，（原訛壬申，據昌黎集二六烏氏廟碑銘校正。）「以昭義都知兵馬使、潞州左司馬烏重胤爲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爲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全文五六、憲宗授烏重胤河陽節度使制，「昭義軍節度右廂都押衙、兼馬軍都知節度（？）使同州（此字衍）節度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潞州大都督府左司馬、御史中丞、上柱國、張掖郡開國公烏重胤，……是用拜之壇場，授以旌鉞。命副相之崇秩，牧覃懷之舊封，……可使持節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州節度營田等使，散官、勳並如故。」（都知節度使當作都知兵馬使）全文六四五、李絳請授烏重胤河陽節度使疏，「臣請（？）案守謙密言，聖恩商量，以昭義兵馬使烏重胤部置軍中事，不獲已須與節度使者，……伏望聖恩先令密諭從胤，授以河陽節度使，除元陽澤、潞節度使，則人情大伏，國體得全。」

與元陽詔（集三九）

元陽已見前條。詔云，「澤、潞全軍，方討恆、冀，盧從史虧失大節，包藏二心，……尋追赴朝，今已在道，……以卿有澱水之勳効，……今授卿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澤潞節度等使，……卿宜速發先到潞府上訖，便赴行營，慰安軍心，」澱澱之訛，據舊書一五一本傳，吳少誠寇許，元陽留軍澱水，破賊二千餘人也。

與昭義軍將士勅書（集三九）

書云，「昭義軍節度下將士等，……今授元陽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卿等當道節度使。」

與昭義節度親事將士等書（集三九）

書云，「昭義軍節度下親事將士等，盧從史……追令赴闕，……今則止於貶

官，……何至不安，有此疑懼，……已有詔示諭元陽，若到行營，一無所問，乃至將士家口，亦令優卹安存，」按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戊戌，貶前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爲驩州司馬，」書當同時發。紀又言，五月六日乙巳，昭義軍三千人夜潰奔魏州；又居易罷兵第三狀云，「聞昨者澤潞潰散健兒，其間有入魏博卻投邢州者，季安追捉，並按軍令，」殆書尙未到而先已潰散矣。

太平廣記三四六引續玄怪錄，「盧從史以左僕射爲澤潞節度使，坐與鎭州王承宗通謀，貶驩州，賜死於康州，」按舊書一三二不言賜死，新書一四一言之而未著其地，據此，則從史尙未行抵貶所矣。

與師道詔（集三九）

詔云，「省表具悉，盧從史，……屈法申恩，已有處分，昨者詔旨已明示卿，」蓋師道爲從史緩頰也。已有處分者卽已貶驩州。

已上七首，元和五年四月。

與師道詔（集三九）

詔云，「省所陳奏，幷進王承宗與卿書者，……所獻表章，具已詳覽，……在忠謀而則然，於事體而未可，誠嘉勤至，難允懇懷，今諸道將帥親領士馬，深入寇境，頻奏捷書，四面合圍，一心旅進，……況卿同遣師徒，已收縣邑，」此卽舊紀所謂李師道、劉濟亟請昭雪也。觀頻奏捷書之語，殆是四、五月間陳請而未獲准者。師道所收之縣不詳。

已上一首，約元和五年五月已前。

與恆州節度下將士書（集三九）

書云，「成德軍節度下將士等，……頃屬姦臣從史，謀構異端，致使恆陽，隔於恩外，……今卿等繼獻表章、遠輸誠款，……今已降制書，各從洗雪，承宗仍復舊官爵，充恆、冀、深、趙、德、棣六州觀察使成德軍節度使，將士等官爵、實封，並宜仍舊，待之如初。」按舊紀一四、元和五年七月九日，「丁未，詔昭洗王承宗，復其官爵，待之如初，……乃歸罪盧從史而宥承宗，不得已而行之也。」全文五六、憲宗復王承宗官爵制，「盧從史首獻

章表，深陳便宜，乃心頗類於向公，如流遂昧於進熟，……王承宗……賦奉其常數，官奉其闕員，……其王承宗特宜洗雪，依前起復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衞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鎭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充成德軍節度管內支度營田等使、鎭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處置使，成德軍將士官爵、實封等，一切如舊，待之如初。」

與承宗詔（集三九）

詔云，「今旣陳章疏，懇獻衷誠，請進官員，願修貢賦，」按舊紀一四、元和五年七月二日，「庚子，王承宗遣判官崔遂上表自首，請輸常賦，朝廷除授官吏。」

批宰相賀赦王承宗表（集三九）

事見前兩條。

除程執恭檢校右僕射制（集三七）

制云，「橫海軍節度支度營田、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冠軍大將軍、左金吾衞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滄州諸軍事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邢國公程執恭，……自合符徵旅，奔命出疆，暴露歷於三時，供億出於二郡，……朕以恆陽之衆，蠢爾無知，毆彼生人，致之死地，每一念至，惻然久之。……旣罷師旅，爰圖勤勞，……俾自夏官之長，特升右揆之崇，……可檢校尚書右僕射，餘並如故。」此言執恭曾出師討恆陽而特加檢校右僕射也。按成德領恆、冀等州，恆陽之衆者指王承宗言之，據舊紀一四、元和四年十月，癸未，詔討王承宗，五年七月，丁未，詔洗雪王承宗，制所云暴露三時也。馬本原注、「七月十二日夜進，」蓋卽五年七月。（見白集源流篇）抑第二類所錄執恭除官制，比此制少冠軍、金吾二大將軍，則彼制當在此制之先，余所以謂執恭來朝，舊紀作三年者似不誤。惟是同一檢校右僕射之官，不應再授，如謂前制已行，則此制殊可疑，如謂前制草而未下，則居易後來自編文集，分應芟去。總言之，兩制之除官爲不誤，說難以通，若曰任一有誤，亦不知何去何從矣。

答王承宗謝洗雪及復官爵表（集三九）

表當上於七、八月間，故幷附此。

與劉濟詔（集三九）

詔云，「省所謝男紹及孫景震等授官，幷謝賜器仗弓甲刀斧等者，」此詔年月難確考，唯舊紀一四、元和五年七月十七日，「乙卯，幽州節度使劉濟爲其子總鴆死，」則當七月已前事，故附此。紹及景震均不見舊、新傳。

代王佖答吐蕃北道節度論贊勃藏書（集三九）

書云，「大唐朔方靈鹽豐等州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寧塞郡王王佖，致書大蕃河西北道節度使論公麾下，……佖近蒙制命，守在邊陲，……承去年出師討逐迴紇，其間勝負，此亦備知。……所蒙寄贈，並已檢到，佖爲邊將，須守常規，馬及胡瓶，依命已授（受），其迴紇生口，緣比無此例，未奉進止，不敢便留。……初秋尚熱，……謹因譯語官馬屈林恭迴。」按佖於四年六月始授靈鹽節度，此書由內署起草代覆，必是佖得吐蕃寄物表請進止者。但苟非佖之蒞事消息，傳達域外，彼蕃亦無由指名饋贈，經此兩重往返，而覆書之日，猶是初秋，可決其非四年也。書又有近蒙制命語，則亦非已逾兩年者，故斷爲五年七月作，與同卷前後數篇時期亦合。

與吉甫詔（集三九）

詔云，「韓用政至，省所奏陳謝，具悉，……才可以雄鎮方隅，故委之外閫，智可以密參帷幄，故任以中樞，而能一其衷心，再有冲讓，……而憂寄方深，難輟紫垣之務，……今征討已停，方隅稍泰，」蓋王承宗洗雪後，欲再召李吉甫（時在淮南節度）入相而吉甫謙辭也。以征討已停句測之，當是七、八月間所行。

與吐蕃宰相尙綺心兒等書（集三九）

書云，「吐蕃宰相尙綺心兒等，論思諾悉至，省表幷進奉，具悉。……河隴之地，國家舊封……今者捨而不言，豈是無心愛惜，但務早成盟約，所以唯言三州，……來表云此三州非創侵襲，不可割屬大唐來，……去年與論（二字乙，馬衣不訛。）勃藏來，卽云覆取進旨贊普，便請爲定，今兩般使至，又云此之小務，未合首而論之，前後既有異同，信使徒煩來去。……前般蕃

使論悉吉贊至，緣盟約事大，須審商量，未及發遣，後使雖是兩般，所論祇緣一事，故令相待，今遣同歸。……所送鄭叔矩及路泌神柩及男女等，並已到此。……今遣兼御史中丞李銛及中使與迴使同往，……秋涼，卿等各得平安好。」按舊書一九六下吐蕃傳，「五年五月，遣使論思耶熱來朝，幷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及叔矩男文延等一十三人，叔矩、泌平涼之盟陷焉，凡二十餘年，竟不屈節，因沒於蕃中，至是請和，故歸之。六月，命宰相杜佑等與吐蕃使議事中書令廳，且言歸我秦、原、安樂州地。七月，遣鴻臚少卿攝御史中丞李銘（銛之訛）爲入蕃使，丹王府長史兼侍御史吳暈副之。」校勘記六五云，「通鑑、新書耶作斜；册府九百八十作頰，疑誤。」余按此書作論思諾悉，亦異。銛時官陝州左司馬兼通事舍人，見元龜九八〇。書中之三州，卽傳所謂秦、原、安樂州也，觀書可以略知當日交涉之概。（三州名亦見前文與鉢闡布書）

已上九首，元和五年七月或已前。

答高郢請致仕第二表（集三九）

答云，「誠鑒乃懷，未允來表，」按舊書一四七郢傳，「逾月再表乞骸，不許，」又舊紀一四、元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癸亥，以兵部尚書高郢爲右僕射致仕，」則此答當在癸亥已前，傳稱郢「六年七月卒，年七十二，」故答云授禮引年也。

與劉總詔（集三九）

詔云，「仍舉奪情之典，以昭延賞之恩，令（今訛，馬本不訛。）授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范陽節度等使，」按舊紀一四、元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壬戌，以瀛州刺史劉總起復，受（當作授）幽州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使。」

已上二首，元和五年九月。

答裴垍讓中書侍郎平章事表（集三九）

答云，「微生腠理之疾，暫從休告，遽獻表章，……宜加調攝，……無爲固讓，」按通鑑二三八於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丙寅前書云，「裴垍得風疾，上甚

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此表當十月間上。（參下文）。

答劉總謝檢校工部尚書范陽節度使表（集三九）

授官已見前，謝表當十月上。

已上二首，元和五年十月。

答任迪簡讓易定節度使表（集三九）

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壬辰，制以迪簡檢校工部尚書、定州長史、充義武軍節度觀察北平軍等使，」此讓表當十一月上。

與茂昭詔（集三九）

詔云，「王日與至，省表陳讓檢校太尉者，」按舊茂昭傳，「會朝廷洗雪承宗，乃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詔又云，「宜加寵榮，已降新命，何至謙讓，仍辭舊官，」據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甲午，以前義武軍節度、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同平章事張茂昭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此所謂新命也。茂昭之表，當到於十、十一月間。

全文六四六、李絳論張茂昭事狀，「伏以茂昭舉家朝覲，河北都無此例，……須降恩榮，以存激勸，今迪簡除易定節度，……茂昭寂寞，於體非宜，伏望聖恩速除茂昭一官。」

答裴垍讓宰相第三表（集三九）

答云，「卿疾病已來，表疏相繼……是用輟樞劇之務，加崇重之官，」按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庚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垍爲兵部尚書。」

答裴垍謝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表（集三九）

舊傳云，「罷爲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按答有言，「未踰四旬，以至三讓，」故知前答之讓相（第一）表爲十月中所上。

已上四首，元和五年十月或已前。

與房式詔（集三九）

詔云，「卿以良才，尹茲東洛，……今授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

歙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并賜告身往，宜卿（二字乙，馬本不訛。）便起赴本道，」據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十二月七日癸酉，「以河南尹房式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采石軍等使」。

與盧恆卿詔（集三九）

詔云，「勑盧恆卿，……自領藩條，益彰理行，……今除卿尚書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并賜告身往，宜卽赴闕庭，」按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十二月七日癸酉，「以前宣歙觀察使盧坦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然則恆卿卽坦，蓋後來避穆宗諱而追改者，（郎官柱、大中立，故戶外亦作盧坦。）舊一五三、新一五九本傳祇云坦字保衡，失書也。舊傳又云，「三年，入爲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三乃五之訛。

除柳公綽御史中丞制（集三八）

制云，「諫議大夫柳公綽，……頃居臺憲，累次郎位，……擢首諫司，器望益重，……可御史中丞，」按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壬午，以吏部郎中柳公綽爲御史中丞，」依制則公綽先已改大諫，乃遷中丞，舊紀是誤書舊官，舊一六五、新一六三本傳亦均略去大諫一轉。

㘝劉總詔（集三九）

詔云，「卿之先父，爲朕元臣，……故命宰臣爲之撰錄，……遠有奏謝，益用嘉之，」按濟卒五年七月，具詳前文，今此詔前後多篇，率五年所作，故茲附五年之末。

全文五〇五、權德輿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大師劉公墓誌銘并序，「五年，秋七月，寢疾，薨於莫州之廨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於涿州良鄉縣之某原，追錫太師，不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詞法賻，廷尉卿持節禮册，又詔宰臣德輿銘於壽堂。」卽詔所云命宰臣爲之撰錄也。德輿以是歲九月二十七日丙寅，入相，誌又有十月歸全字，則誌之詔撰，最早不能過十月。

與新羅王金重熙等書（集三九）

書云，「新羅王金重熙，金獻章及僧冲虛等至，省表兼進獻及進功德幷陳謝者，……今遣金獻章等歸國，……冬寒，卿比平安好。」余按舊書一九九上新羅傳，元和「五年，王子金憲章來朝貢，」元龜九七二、元和五年，「十月，新羅王遣其子來獻金銀佛像及佛經幡等，上言爲順宗祚福，並貢方物，」正與此書所言合，書末稱冬寒，則是五年末返國也，故附此。

與鄭絪詔（集三九）

詔云，「省所奏邕管黃少卿及子弟等事宜，」據舊紀一四、邕管將黃少卿及弟少高、少温於元和三年六月歸款授官，絪則五年三月出除嶺南節度，八年十二月代還，今此篇前後都五年之作，故附於此。

已上六首，元和五年十二月或已前。

答文武百寮嚴綬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表（集三九）

答孟簡蕭俛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狀（集三九）

按舊紀一四、元和六年正月二十二日丁巳，勅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於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音經，（參據元龜五一補正）又全文六三、憲宗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其梵夾我烈祖高宗之代師子國之所獻也，寶之歷年，祕於中禁，……乃出其梵本，於醴泉寺詔京師義學大德闕賓三藏般若等八人翻譯其旨，命諫議大夫孟簡等四人潤色其文，列爲八卷，勒成一部，……時我唐御天下一百九十有四年也。」嚴綬已見前四年七月。

答元應授岳鄂觀察使謝上表（集三九）

元應、元膺之訛。舊書一四、元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壬午，「以前御史中丞呂元膺爲鄂州刺史、鄂黃（字衍）岳沔蘄安黃等州觀察使，」答云，「途輟中憲，往臨外藩，知已下車，深慰人望」，則當六年正月上。

答李鄘授淮南節度使謝上表（集三九）

舊紀一四、元和五年十二月七日，「癸酉，諸道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李鄘、檢校吏部尚書兼楊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答云，「載省來表，知已下車，」其表當六年正月上。

已上四首，元和六年正月。

答京兆府二十四縣耆壽謝賑貸表（集四〇）

舊紀一四、元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癸巳，「以京畿民貧，貸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諸道州府依此賑貸。」全文六二、憲宗賑恤百姓德音，「如聞京畿之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京兆府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其諸道州府有乏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三道元和四年賑貸米並宜停徵，……朕嗣守丕圖，於茲七稔。」

答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集四〇）

答云，「朕以春候發生，歲功資始，順陽和而布政，賑貧乏而勸農，」所謂德音，似卽指前條貸粟事。

已上二首，元和六年二月。

與孫璹詔（集四〇）

詔云，「劉德惠至，省所進隴右地圖兼進戰車陣圖車樣，及奏陳收復河湟事宜者，具悉，卿尹茲右輔，……」按同集四二有論孫璹不合授鳳翔節使狀，通鑑二三七、元和四年三月乙酉，以鳳翔節度李鄘爲河東節度，又舊紀一四、元和六年五月七日庚子，以李惟簡爲鳳翔尹隴右節度，唐方鎭年表一據此以爲孫璹之任在兩李間，是也。由是知答詔儘在六年四月已前，因無確考，故附於末。

已上一首，元和六年四月已前。

第二類

亦有姓名、官職俱存，而勘諸見存史料，未獲質證，或難確定其年月，且有須存疑者，得如左二十二首，在未覓到強反證之前，不能斷爲非白氏作品。

加程執恭檢校尚書右僕射制（集三七）

制云，「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滄州諸軍事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橫海軍節度支度營田滄景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邢國公食邑三千戶程執恭，……洎執珪入覲，班瑞言旋，……念來朝述職之忠，未

加寵數，特升右揆，俾壯中權，……可檢校右僕射，餘並如故，」此言執恭來朝歸藩後特加檢校右僕射也。考舊紀一四、元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甲午，橫海軍節度使程執恭來朝」，則此制似下於三年年底或四年之初。顧舊書一四三執恭本傳稱，「元和六年入朝，憲宗禮遇遣之，加尚書左僕射，」又新書二一三稱，「六年入朝，憲宗寵禮遣還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與舊紀作三年異，通鑑於執恭來朝事缺而不書，度卽因此。余則頗信紀而疑傳，其理由詳第一類執恭條，新傳文似沿用舊傳，然左右字亦互異。

授范希朝京西都統制（集三七）

制云，「某官范希朝，……以爾有朔方之勞，有振武之効，……今拜爾爲大將，尊爾爲司徒，……可充京西都統。」按希朝官振武節度，在憲宗時，憲宗卽位，拜朔方節度，元和四年六月，自朔方轉河東節度，五年十一月庚戌，王鍔除河東節度，（舊書一四及一五一希朝傳）則此制之行，應在五年十一月已後。又前此充京西諸軍都統者有高崇文，以元和四年九月卒，（舊紀一四）但希朝河東免後，舊、新傳皆只云除左龍武統軍，不能謂卽京西都統，故此制當存疑。

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集三七）

裴克諒量留制（集三八）

前制稱前鎭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後制稱華州刺史奏華陰令裴克諒考秩向滿、借留三年；考新表七一上有裴克諒，不著官歷，係裴度之三從兄弟，想卽其人。

除任迪簡檢校右僕射制（集三七）

按舊書一八五下：新書一七〇迪簡本傳，均未著此加銜，殊可疑。

除裴武太府卿制（集三七）

制不舉其前任、考新表七一上、耀卿孫武，太府卿，似是元和七年中見官，（說詳拙著元和姓纂四校記）然不能必其是六年四月已前授也。武、舊、新書均無傳，其官歷可考者，元和四年正月，自京兆少尹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撫，（元龜五一八）同年八月壬午，仍以少尹赴眞定宣慰王承宗，九月甲

辰朔復命，（通鑑二三八）八年八月丁亥，由司農卿出爲鄜、坊觀察，同年十二月庚辰朔，入爲京兆尹，十年七月乙未，復爲司農卿，十一年七月丁丑，自華州刺史遷荆南節度，（均舊紀一五）長慶元年初，復入爲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元氏長慶集四五）

鄭涵等太常博士制（集三八）

舊書一五八涵傳敍其官歷雖頗詳，而事殊複雜，難以推定。唯昌黎集二一有送鄭十校理序云，「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注云，「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寧，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春衫薄之句，」是五年春初涵尚是集賢校理。舊傳云，「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博士」，其太博是否六年四月已前所遷，尚待考證。

京兆少尹辛祕可汝州刺史制（集三八）

制云，「京兆少尹辛祕頃守吳興，……出倅戎車，入貳京輦，亦有政績，……可汝州刺史。」按元和姓纂稱祕汝州刺史，則是七年修書時見官。英華九一五牛僧孺撰祕神道碑云，自河東軍司馬就拜爲左司郎中，更京兆、汝州刺史本州防禦；又舊書一五七祕本傳，「及太原節度范希朝領全師出討王承宗，徵祕爲河東行軍司馬，委以留務，尋召拜左司郎中，出爲汝州刺史，」討承宗以五年七月罷兵，祕官少尹及汝刺當在其後，然是否爲六年四月已前事，則難於推斷也。

除李建吏部員外郎制（集三八）

制云，「兵部員外郎李建，……可吏部員外郎，」此爲六年四月前抑已後除授，殊難推定。

除周懷義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制（集三八）

制云，「前汝州刺史周懷義，……可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按前文有辛祕授汝州刺史，或即代懷義者歟。懷義九年中卒，見舊紀一五。

張正一致仕制（集三八）

制云「前諫議大夫張正一，……可國子司業致仕，」無考。

張正甫蘇州刺史制（集三八）

制云，「鄧州刺史張正甫，自領南陽，僅經三載，……可蘇州刺史，」按舊紀一五、元和八年十月己巳，以蘇州刺史張正甫爲湖南觀察使，其除蘇州不知何時。全文六一九、正甫「官鄧州刺史，歷同州，轉蘇州，」按舊書一六二本傳，「遷戶部郎中，改河南尹，由尚書右丞爲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合此制觀之，正甫並非自同轉蘇，全文是誤。復次舊紀一五、元和十一年九月，「丙子，新除吏部侍郎韋貫之再貶湖南觀察使，」正甫罷湖南，最少應是同時；又同書、元和十二年八月，「戊辰，以同州刺史張正甫爲河南尹，」則正甫官河南尹固在同刺後，非在前，舊傳亦陵躐不足據也，並附正之。

崔清晉州刺史制（集三八）

制云，「左司郎中崔清，……可晉州刺史，」按郎官柱左中今殘缺，未見清名，戶中、倉外有之。戶中題名次鄭敬、張正甫之後，當是元和初人物，惟自左中出爲晉州刺史則未詳。新書一九三高沐傳有崔清。抗節忤李師道，當非其人。

李翺虞部郎中制（集三八）

制云，「金州刺史李翺，……可尚書虞部郎中，」按翺、宗閔之父，據舊書一七六，翺於穆宗卽位後自宗正卿出爲華州刺史，今新表祇稱金州刺史虞部郎中翺，虞中其卽元和七年修姓纂時翺之見官歟。（新表多本姓纂）惟以何時召入，不能確知。

張聿都水使者制（集三八）

制云，「前湖州長史張聿，頃以藝文，擢升朝列，嘗求祿養，出署外官，……喪期旣畢，班序當遷，……可都水使者，」按聿於元和元年十一月自翰林學士出守左拾遺，見重修壁記，長慶初自工外出衢州刺史，見本集三一。及元氏集五一，故聿卽有前項除授，疑亦在六年四月之後。

李暈安州刺史制（集三八）

制云，「宿州刺史李暈，勳閥之門，嗣生才略，久參戎衞，頗著勤勞，……屬汴、泗之右，創畫州居，……一日必葺，三年有成。……可安州刺史，」按舊書三八，「元和四年正月，勑以徐州之符離置宿州，」如暈任果滿三年者，則此制當在六年四月後。

與元衡詔（集四〇）

詔云，「省所奏、當管南界外生蠻東凌六部落大鬼主苴春等，以所管子弟百姓等二千餘戶請內屬黎州，幷奏南路蕃界消息者，」事無考，以編次測之，疑三年中作。

答杜佑謝男師損除工部郎中表（集四〇）

按舊書一四七稱師損終司農少卿，元和姓纂以七年修，亦稱師損工部郎中、司農少卿，合諸卷中編次地位，疑亦三年中作。

與驃國王雍羌書（集四〇）

書云，「驃國王雍羌，……又令愛子遠副（馬本赴）闕庭，……今授卿檢校太常卿，幷卿男舒難陁那及元佐摩訶思那等二人，亦各授官告往，……冬寒，卿比平安。」按新書二二二下驃傳，「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又元龜七九二、元和元年十二月，驃國遣使朝貢，此書稱遣其子來，不見著錄，未詳何年。

與季安詔（集四〇）

詔云，「劉清潭至，省所奏、貝州宗城縣百姓劉弘爲母病割股祭事宜，具悉」，年分未詳。

與茂昭詔（集四〇）

詔云，「近者志在憂國，慮及安邊，請率精兵，親防黠虜，……今又密奏恆州，具申事體，」恆州、王承宗也，此詔或在討伐之前。（可與前文四年九月之詔參看）

與李良僅詔（集四〇）

詔云，「卿久在軍門，習知邊事，……今授卿延州刺史兼安塞軍使，幷賜官告往」，其人、其時未詳。

第三類

其有缺姓名或乏時間性，無從加以考證者，得如左八首，此不能斷爲非白氏作品，理由同第二類。

除郎官分牧諸州制（集三七）

制祇云，「戶部郎中某可某州刺史，兵部員外郎某可某州刺史，」無可考。

邊鎭節度使起復制（集三七）

制祇云，「某官某握我兵要，守在塞門」，無可考。

除常侍制（集三七）

無可考。

除某節度留後起復制（集三八）

制祇云，「可節度留後檢校工部尚書」，無考。已上四首，或卽元稹所謂白樸歟？

上元日歎道文（集四〇）

畫大羅天尊讚文（集四〇）

讚文云，「畫大羅天尊者，奉爲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忌辰之所造也，」已上兩篇，文面上雖無可考證，惟同卷前後，率二年底或三年初之作，順宗忌辰爲正月十九，似可認其同撰於三年正月中。

畫元始天尊讚幷序（集四〇）

北齊驃騎大將軍高敖曹讚幷序，奉勅撰（集四〇）

已上兩篇，均無年月可考。

第四類

屬此類者凡三十二首，皆在元和六年四月白氏丁憂出翰林後，必僞作無疑。（理由詳後）。

貶于尹躬洋州刺史制（集三九）

制云，中書舍人于尹躬，其弟皐謨贓汚狼藉，……然以典職詔命，恭勤五年，……俾居近郡，茲謂得中，」按通鑑二三八、元和六年，「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皐謩、董溪坐贓數千緡，敕貸其死，皐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並追遣中使賜死，」則尹躬之貶，當亦同時。

已上一首，元和六年五月。

贈高郢官制（集三七）

舊紀一四、元和六年七月，癸巳朔，尚書右僕射致仕高郢卒，制祇云「可贈某官」。

贈裴垍官制（集三七）

按舊書一四八垍傳，「明（六）年，改太子賓客卒，廢朝，賻禮有加，贈太子少傅，」朝且廢，安有不卽贈官之理。而新書一六九垍傳則云，「會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似與制所云「頃屬多故、未申禮典、……可贈某官、」相符。但考六年業已罷兵，與吉甫詔且云，「今征討已停，方隅稍泰，」（見前）頃屬多故一句，殊無的指。考元和以後，牛、李黨爭極盛，弔李崖州三詩，卽借居易名以排李之最顯淺者，此制當亦作僞之一，後再論之。

舊紀一四、元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贈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裴垍太子少傅，」此制祇稱「故太子賓客裴垍」，衡亦不全。

已上二首，元和六年七月。

除韓皐東都留守制（集三八）

制云，「刑部尚書韓皐，……可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按舊紀一四、元和六年十月，「戊辰，以戶部尚書韓皐爲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新書一二六皐傳亦稱，「入爲戶部尚書，歷東都留守，」此作刑部，殆誤。

已上一首，元和六年十月。

除李絳平章事制（集三七）

制云，「某官李絳，……自參內職，每備顧問，……及貳地官，專領財賦。」

按舊紀一四、元和六年十二月，「己丑，制以朝議郎守尚書戶部侍郎、驍騎尉、賜紫金魚袋李絳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今制內不言晉秩，絳未著元官，且不言以何官入相，均可疑之點。又此制雖見英華四五〇，署居易名，但四四八又有一制，文字弗同，絳祇一度入相，不得有兩麻。其制全文收入卷五六，題授李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云，「門下，司重柄者允屬於長才，熙大猷者固資於端士，朕纘承鴻緒，撫有萬邦，夙夜祇勤，懼遠於道，故每注意宰輔，勞懷夢想，誠以得失之效，邦家所繫，嚮若僉論，簡予深衷，必惟其人，是舉成命。朝議郎守尚書戶部侍郎、驍騎尉、賜紫金魚袋李絳，質秀珪玉，文含采章，抱器挺生，居貞特立，有史魚秉直之操，勵山甫匪懈之誠，忠孝兩全，學識兼茂，清標可以範雅俗，正氣可以肅羣倫。頃自周行，俾參密命，動由於義，知無不爲，蹇蹇懷匡濟之心，孜孜陳遠大之略，言無隱避，居則靜專，貫於初終，其道一致。地卿之貳，爰委典司，理財先示於節廉，利物每懲於聚斂，經通立制，器用彌光，臺閣之間，鬱有公望。是宜權衡百度，宰理庶工，允副具瞻，掌我樞密。於戲！予欲驅人俗以躋富壽，咸人心而致和平，爾尚修明憲章，宣布德澤，必寬大其志，無皦察爲公，恆其道以秉彝，裕其體以臨下，各任以職，無忘陳平之言，苟便於人，勿憚蕭何之請，敬茲寵擢，其懋戒哉！可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勳、賜如故，主者施行，」具官、除官，與舊紀合，今收入白集者是僞作，洵無可疑。

已上一首，元和六年十二月。

除許孟容河南尹兼常侍制（集三七）

制云，「某官許孟容，……常尹京邑，……仍以騎省申而寵之，」按舊紀一五、元和七年二月，「壬寅，以兵部侍郎許孟容爲河南尹，」此制不詳著其見官兵侍，可疑。

已上一首，元和七年二月。

除崔羣中書舍人制（集三七）

制云，「庫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崔羣，……自列內朝，兼司誥命，……六

年於茲，勤亦至矣，……所宜寵以正名，式光禁職，」按重修學士壁記，羣於「五年（此二字補）五月五日加庫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賜緋，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遷中書舍人，」制不言賜緋，可疑。

已上一首，元和七年四月。

杜佑致仕制（集三八）

制云，「司徒同平章事杜佑，……可太子太師致仕，如天氣晴和，亦任朝謁。」按舊紀一五、元和七年六月，「癸巳，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同平章事、崇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杜佑爲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佑累表懇請故也；」又同書一四七佑本傳，「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復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憲宗不獲已，許之。詔曰，宣力濟時，爲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己之高風，況乎任重公臺，義深翼贊，秉冲讓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諭既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懇，進以崇名，尚齒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夫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按與舊紀崇文異）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戶杜佑，巖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温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再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惠人，審羣黎利病之要。由是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入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册，登之上公，肅恭在廷，華髮承弁，茲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纘承丕業，思弘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邕，方伸引翼之儀，遽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來，星琯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狥其情，乃輟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怡神葆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全文五七所收，此下多「其惟敬哉、茲謂全志」八字。）可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觀集制，稱司徒不稱守司徒，不提晉秩光祿，太保致仕而曰太子太師，朔望朝請而曰晴和朝謁，祇此數端，已顯呈其作僞之拙。況傳制當日有實錄可本，斷不至僞，集制竟無一語相同；傳制凡三百六十餘言，集制不及

二百二十，謂非僞作而何。

已上一首，元和七年六月。

除孔戣等官制（集三八）

制云，「諫議大夫孔戣，……駕部郎中薛存誠，……吏部員外郎王涯，……戣、存誠並可給事中，涯可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據舊紀一五、元和七年，「秋七月，乙丑，以兵部員外郎王涯知制誥，」（依沈本補正）戣、存誠爲給事中，各見昌黎集三三及新書一六三、舊書一五三本傳，唯舊傳稱存誠改兵部郎中，與此作庫部異。

已上一首，元和七年七月。

除范傳正宣歙觀察使制（集三七）

制云，「蘇州刺史范傳正，……江南列郡，連領者三，……況勦歙之遺愛尙在，吳興之新政方播，」按舊紀一五、元和七年八月，「丙午，以蘇州刺史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同書一八五下傳正傳，「自比部員外郎出爲歙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歷三郡，」又吳興志一四「范傳正、元和四年八月，自歙州刺史拜，六年二月十一日，還蘇州刺史。」

除薛平鄭滑節度制（集三八）

制云，「右衞將軍薛平，……嘗使於絕國，可謂有勞，嘗牧於大郡，亦聞有政，……仍以冬卿、副相，兼而寵之，可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英華四五四此下尙有「鄭滑潁等州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十四字，然衞仍未全。）按舊紀一五、元和七年八月，「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同書一二四平本傳亦云，「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新書一一一略同）至右衞將軍，乃未守汝州已前歷職，制內竟冠此衞，可爲作僞之一證，使於絕國，舊、新本傳均不詳。

已上二首，元和七年八月。

除田興工部尙書魏博節度制（集三八）

制云，「某職、某官田興，……可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魏博等州節度

觀察等使，」按舊紀一五、元和七年十月，「甲辰，以魏博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沂國公田興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使，」試將制內之授官相比，脫略頗多，卽作僞不工之證。

全文五七又有憲宗授田興魏博節度使制云，「經邦制理，先務於安人，秉義納忠，諒存乎體國，其有堅持正性，動合衆心，才當與能，善足垂勸，則宜荷推轂之寄，爲分閫之臣，建侯貞師，宣我利澤。魏博軍步射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使、檢校祕書監兼御史中丞、沂國公田興，深明有融，忠孝是力，介若金石，通乎弛張，效用思齊於昔賢，潔誠期報於君父，生此王國，跡淪戎藩，逢時乃彰，會節有立。日者元戎卽代，喬子幼年，小人任事以作威，諸將屏息而增懼，政理滋紊，刑章亟乖，羣臣危疑，幾致顚越。朕用憂閔，方圖輯寧，而興任在轅門，深惟大體，義勇斯奮，奸雄伏辜，士心所歸，不令而肅，征鎭安固，厥庸茂焉。既而保貴胄之家，將致上國，全故帥之績，求復中軍，表章屢疏，情懇備至，以勳則特異，以義則可觀，周旋令圖，蓋有餘裕。朕高懸爵命，以待能賢，嘉爾殊勞，尤宜懋賞，晉軍謀帥，卻穀嘗學於詩書，漢將議功，竇融實冠於名節，魏郊巨鎭，河上奧區，杖鉞可以宣國威，觀風可以率彝典，習俗至於丕變，疲甿俟而汔康，佇光册書，用寄心膂，榮級繼登於七命，顯秩超踐於六卿，仍兼副相之雄，以重元戎之寄，服茲休命，其懋介哉！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按授制祇有一無二，此制四百二十餘言，意致詳盡，其職守復一一與舊紀合，若今白集制不足二百言，於興拔自偏裨之故，殊欠詳盡，職守又復脫略，孰眞孰僞，涇渭攸判。蓋此非以他人之文，誤編白集，直牛黨僞託白文，使魚目混珠，陰以行其排擠而已，作僞心勞日拙，信哉。

已上一首，元和七年十月。

贈杜佑太尉制（集三八）

制云，「某官致仕，……可贈太尉」，按舊紀一五、元和七年十一月，「辛未，太保致仕杜祐（佑之訛）卒，」同書一四七佑本傳、載之集二二、新書

一六六均云册贈太傅，而此曰太尉，是作僞之證。

除裴堪江西觀察使制（集三八）

制云，「同州刺史裴堪，……入爲諫議大夫，……出爲左馮翊，曾未周歲，政立績成，……可江西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按舊紀一四、元和六年四月乙丑朔，以諫議大夫裴堪爲同州防禦使，同書一五、元和七年十一月甲申，以同州刺史裴堪爲江西觀察使，（據沈本校正）。則堪莅同州已年半有奇矣，而曰曾未周歲，作僞顯然，他不具論。

已上二首，元和七年十一月。

除鄭餘慶太子少傅制「集三八）

制云，「吏部尚書鄭餘慶，……可太子少傅，」按舊紀一五、元和七年十二月，「丙戌朔，以吏部尚書鄭餘慶爲太子少傅。」

除裴向同州刺史制（集三八）

制云，「京兆少尹裴向，……累守大郡，入亞天府，……可同州刺史，」按舊紀一五、元和七年十二月，「戊戌，以京兆尹裴向爲同州防禦使，」據舊書一一三向本傳，「改晉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遷虢州刺史，入爲京兆少尹」，舊紀蓋奪「少」字。（參拙著唐集質疑京尹十年十五人條）

除裴度中書舍人制（集三七）

制稱司勳郎中知制誥裴度，按舊書一七〇度本傳「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尋轉本司郎中，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憲宗遣度至魏州宣諭，……興又請度遍至屬郡，宣述詔旨，……使還，拜中書舍人；又舊紀一五、元和七年十一月十日，「乙丑，詔田興以魏博請命，宜令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往彼宣慰；」（通鑑二三九作六日辛酉）此外如英華四三四、宣慰魏博德音亦作司封郎中知制誥，郎官柱、勳中無度而封中有度，均足證司勳之確誤，作僞之證也。郎官考七引此制，謂「案新、舊傳俱云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制云司勳誤，」語猶有病；蓋新傳求省，故略去封中一轉，然按諸官制，員外知誥，非遷郎中後不能正授舍人，此制之誤，是誤司封郎中爲司勳郎中，非誤司封員外郎爲司勳郎中

也。

由前引舊傳測之，度遍歷數郡，回京儘在十二月，其眞除中舍，當係年底，故附於此。

除盧士玫劉從周等官制（集三八）

制云，「前侍御盧士玫嘗在西川，時爲從事，……前監察御史劉從周頃佐宣城，奉公守政，……士玫可起居郎，從周可右補闕。」按稱侍御史爲侍御，不合制體；且據石刻武侯祠堂碑陰題名、觀察支使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盧士玫，（元和四年二月立）則士玫似是前殿中侍御史，非前侍御史也。裴度劉太眞碑、門生之在朝廷者中書舍人裴度、起居舍人盧士玫，（全文五三八）度以七年底除中舍，（具詳前條）九年十一月改中丞，（舊紀一五）依此思之，士玫官起居舍人，應八、九年間也。又據重修學士壁記，元和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劉從周自左補闕入翰林，則其授補闕時最遲不過八年初；易言之，卽士玫除起居郎制，謂約七年底至八年初所行也。然起居舍人與起居郎均從六品上，似非改官，今集制稱起居郎，與裴度文稱起居舍人不符，疑一。元和姓纂及壁記均稱從周左補闕，而集制作右，疑二。

獨孤郁守本官知制誥制（集三七）

制云，「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郁，……累升諫列，再秉史筆，」按昌黎集二八郁墓誌，「五年，……改尙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唯不詳七年某月，故附此。

已上五首，元和七年十二月或約已前。

除李夷簡西川節度使制（集三八）

制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某官李夷簡，……執憲之難也，爾爲臺丞，」按舊紀一四、元和四年四月，夷簡自刑中侍御史知雜爲中丞；又曰，「司計之重也，爾調邦賦，」卽紀書五年三月夷簡爲戶侍判度支也；又曰，「自摠符鉞，於漢之南，……三載考功，爾爲稱首，」卽紀書六年四月夷簡爲山南東道節度也；尙與史合。制又曰，「可檢校吏部尙書劍南西川節度等使，」按舊紀一五、元和八年正月，「癸未，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夷簡檢校戶部尙書

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夷簡之出山南，據舊紀、新傳，係檢校禮尚，似以改檢校戶尚爲近是。

李程行軍司馬制（集三八）

制云，「隋州刺史李程，頃自周行，出分憂寄，漢南大郡，守之五年，……可御史中丞劍南西川行軍司馬。」按新書一三一程傳，「元和三年，出爲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重修壁記亦稱元和三年自勳外知制誥授隨州刺史，又夷簡係八年正月充西川節度，制謂守郡五年，尚與史合。但新傳稱成都少尹而制祇云行軍司馬，（舊書一六七程傳稱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行軍司馬，與制合。）其爲兼職而未之詳書，抑任一有誤，未能斷也。

除李程郎中制（集三七）

制云，「隋州刺史李程，……勵精爲政，三年有成，……尚書郎缺，爾宜補之。」按前制謂程守隨五年而改西川司馬，此制又謂守隨三年而改郎中，豈命下後復予留任歟？然制內不舉何司，舊、新傳亦不載，其官兵中則在西川任後，是可疑也。

除袁滋襄陽節度制（集八三）

制云，「戶部尚書袁滋，……頃資其能，移鎮東郡，……在部七載，……益聞遺愛，……故旌武公之美，寵以司徒，……可某官山南東道節度等使，」按新書一五一滋本傳，「未幾，徙義成節度使，……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以戶部尚書召，改檢校兵部，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又舊紀一五、元和八年正月癸未，「以戶部尚書袁滋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已上四首，元和八年正月或已後。

除武元衡門下侍郎平章事制（集三八）

按制首云，「朕嗣守丕業將十年，」已下不舉某官某，不合制體，然此猶可諉曰傳刻漏脫也。制末云，「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舊紀一五、元和八年，「三月，（依沈本補）甲子，以劍南西川節度使、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臨淮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武元衡復入中書知政事，兼崇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其兼官不應並脫也。抑相制祇有一無二，今英華四五〇既載此制，而四四七復別出一制，文字迥異，（全文收入卷五七）制云，「門下，邦國之興，將相是資，選衆而舉，思賢俾乂，故有臺臣外撫，宣力已靖於西方，衮職迭居，懋功復凝於庶職，允茲崇踐，爰屬上才。前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蕃及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國、臨淮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武元衡，粹厚端莊，簡易常壹，有誠明之道以致用，有宏茂之略以佐時，貞方自得於性術，操尚不愆於風雨。加以懿文合雅，聚學承師，通禮樂刑政之源，達古今治變之要，歷登華貫，休聞穆然，洎處鈞衡，中立不倚，致君思堯、舜之盛。修職以邴、魏爲宗，冀戴之勤，夙夜彌亮，彝倫攸敍，鼎鉉載和。益部大藩，比仗兼濟，而能布宣威惠，撫莅蠻髦，緜道輯寧，疲黎安息，推心而下皆率附，正己而人自嚮方，臨之累年，理有殊等。朕以出納王命，緝熙帝圖，總庶官之職業，爲百度之扃鍵，惟此重任，屬於黃扉，分憂遂輟於殿邦，具瞻再歸於碩望，爾尚行之以中正，煦之以和平，毗於一人，高潤天下，祇膺禮命，無替徽猷。可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崇文館大學士，充太清宮使。」此制具官與新除皆合乎舊紀，可信一也。元衡散官是銀青，散階視職卑，故曰守門下侍郎，可信二也。僞白氏文者不知元衡散官，故逕云「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忽於眉睫，而其作僞之敗露，正在此細微處也。

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集三八）

制云，「太學博士韓愈，……可使執簡，列爲史官，……仍遷郎位，」按洪興祖韓子年譜引實錄云，「八年三月乙亥，國子博士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余按官制實名國子博士，不名太學博士，太學者祇普通文字所用之代稱，不應施於行制，比觀實錄正言曰國子，制之僞造，顯而易見。顧洪譜引此制，仍綴云「白居易詞也」，殊不知是時白氏已以母憂退居渭村，其誣白

者至矣，然卽此可見白集之羼亂，北宋已然。

已上二首，元和八年三月。

薛伾鄜坊觀察使制（集三八）

制云，「右金吾將軍薛伾，……可檢校工部尚書充鄜、坊等州觀察使，」按舊紀一五、元和八年四月，「辛卯，以將作監薛伾爲鄜、坊觀察使，」同書一四六伾本傳，「累遷左金吾衞將大軍、檢校工部尚書兼將作監，出爲鄜、坊觀察使，」是伾固兼將作監，而制並不提，又伾官大將軍，而制祇曰將軍，與史不合，均屬疑點。

已上一首，元和八年四月。

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集三八）

制云，「祠部郎中翰林學士錢徽，……迨今六載，……俾轉郎吏，仍參綸閣，」按重修翰林學士壁記，「錢徽、元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自祠部員外郎充，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加本司郎中，八年五月九日，轉司封郎中知制誥，」三年至八年，故曰六載，但仍參綸閣，似祇指知制誥言之，未及其仍充學士也。

已上一首，元和八年五月。

獨孤郁司勳郎中知制誥制（集三八）

制云，「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獨孤郁，……官滿當歲，職亦逾年，……可司勳郎中知制誥，」按昌黎集二九郁墓誌，「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郎官考七云，「按舊傳云駕部郎中，墓誌同，制云司勳誤，」駕中而稱勳中，亦僞作之證。郁遷駕中，不詳八年何月，故附於末。

贈吉甫先父官幷與一子官制（集三七）

制云，「某官李吉甫，出入將相，迨今七載，」按吉甫以二年正月相，曰七載則應爲八年之制也。

已上二首，元和八年。

除張弘靖門下侍郎平章事制（集三七）

制云，「某官張弘靖，……洎出刺陝部，移鎮蕭坂，……乃用登爾於左輔，」按舊紀一五、元和九年六月，「壬寅，制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張弘靖守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紀七及新表六二同，並不以門下入相，此作僞之證也。況除制祇有一而無二，此文雖見英華四五〇，惟同書四四八復有一制，（全文收卷五七）中有云，「宜登右弼之任，用正中臺之曜，……可守中書門下平章事，」比較可信，因弘靖同年十二月改守中書侍郎也。或謂白集之門下，可許中書之誤，殊不知左輔是門下，右弼是中書，文既言登於左輔，則門下字非傳訛也。（唯馬本五四左作佐）矧文有言，「清簡之化，聞於京師，……人謀既同，朕志亦定」，是作僞者固欲僞冒弘靖初入閣之制，非欲僞冒弘靖入閣後改官之制，而弘靖初入相，既非門下，亦非中書，乃以刑部尚書入也。全文五七別有憲宗授張弘靖□部尚書平章制，詞云，「門下，虞以爲盛，猶咨五臣，殷之用興，亦賴三后，朕勵精恭己，十載於茲，常以國鈞，委之公輔，務熙庶績，敢怠旁求，思欲左右有人，在廣股肱之任，歷選列辟，洎於藩維，冀獲賢能，俾匡正道，爰茲所命，允屬至懷。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上柱國、高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弘靖，德稟精徹，器含冲用，温恭諒實，明允克誠，素推君子之風，雅有大臣之體，蘊積稽古之學，發揮經緯之文，嘗司朕言，動叶謨訓，歷踐清貫，具揚淑聲，爰統方州，載膺節制，奉法遵制，在公忘私，人無不懷，績用丕茂。予欲正百工之理，成太平之階，若臨巨川，以重舟楫，是用命爾列於中臺，每念臣鄰之規，以貞崇棟之吉，少翁積慶，嗣德漢廷，文子勤身，繼匡晉室，爾惟朝夕納誨，以翊朕躬，是資衮職之勤，式重緇衣之美，仍帥司寇之屬，俾靖皐陶之刑，懋宣厥猷，往踐於位。可守刑部尚書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與史相合，是眞弘靖初登臺輔之麻矣。

已上一首，元和九年六月。

除韋貫之平章事制（集三七）

制云，「某官韋貫之，……乃者擢居諫司，……出領符竹，……煩之劇務，

訪之大政，……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按諫司、符竹兩句，尙與舊書一五八貫之本傳相合。但舊、新紀表及本傳均謂貫之九年十二月以尙書右丞入相，十一年二月始改中書侍郎，今如謂此是改守中書侍郎之制，則應題「除韋貫之中書侍郎制，」不應題「除韋貫之平章事制，」因貫之早以右丞平章事也。由是言之，此制祇當指貫之初入相事，今文竟以入相後之改官，當入相時官，顯與史悖，其爲僞作而非誤收他人之作，不問可知，更無論居易之久出翰林矣。此制英華收卷四五〇，亦題居易名，惟同書四四八及四四九復收貫之兩次相制，全文均收入卷五七憲宗下；其一題授韋貫之尙書右丞平章事制，云，「門下，弼成大化，參敍彝倫，克光元首之明，其服股肱之任，朕所以不自暇逸，務求賢能，式重舟楫之才，以弘經濟之道，疇若予志，僉諧乃公。中大夫守尙書右丞、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韋貫之，淸明在躬，禮樂之器，蘊珪璋特達之德，茂廉正博雅之規，靜而知微，動必有守，凡踐列位，備聞嘉猷，當官而行，臨事能斷，道可鎭於風俗，望彌積於朝倫，是宜和靖陰陽，紀綱邦國，命作心膂，列於臺階。夫能慮四方，揆百事，愛利萬物，辨論羣材，示公忘私，時乃之職，而況圖靖藩服，繫在廟謨，爾惟順下以訓人，奉上以宣力，因衆功而致用，熙衆志以爲心，朝夕獻可否之誠，經綸底文武之績，祇膺厥命，勿懈於時。可守尙書右丞平章事，散官、勳如故。」其二題授韋貫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略云，「右丞韋貫之，……可守中書侍郎平章事。」咸與史合，此眞貫之兩次相麻也。夫麻無二，其一眞，斯其他僞，無待繁言矣。

制體率以除官作收，稍讀唐代文章者自知之，今白集之制，在「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尙綴「夫臣事君以忠、后從諫則聖、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理化不成、恆由於此、今我與爾、永終是圖、雖休勿休、以臻其極、嗚呼、二宣之業、吾有望焉、」一大段，不合制體，一也。君臣吁咈，多用於戲，嗚呼多表傷感詞，今制竟用「嗚呼」，二也。僞撰之人，於此道尙非三折肱者。

昌黎集三八爲韋相公讓官表，注謂韋貫之也，其表亦云，「伏奉今日制命，

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已上一首，元和九年十二月。

授韓弘許國公實封制（集三七）

制云，「梁、宋之交，……今有良帥，……自分閫寄，……在浚之郊，……於茲一紀，……是用達於上公，授之眞食。」按舊書一五六弘傳，「吳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昌黎集三二注云，「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三事似同制除授，而此制祇提封爵，不合者一。封公所以賞平淮，而制內竟無一語道及，不合者二。舊弘傳答弘願留京師之詔，祇曰食邑三千戶，與昌黎集弘碑同，無食實封之文，不合者三。弘以貞元十五年除宣武節度，至元和十二年，已逾二十載，而制竟作於茲一紀，如是謬戾，不獨非居易作，抑更非他翰林作；質言之，一篇僞文而已。（韓集署「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文內顧無一字提封公事，亦是疎略。）試觀憲宗加弘中書令制云，「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是邑三千戶韓弘，……自鎭浚郊，二十餘載，……及齊境興妖，分師進討，遂梟元惡，惟乃有略地之效，旣聞旋師，俄請執珪，……又抗表章，固辭戎旅，……難違其衷懇，……可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全文五九）此制卽十四年平李師道後弘朝京師時所下，不過遲封許公二年，而曰二十餘載，又仍食邑三千戶，前制之僞，益爲顯然。

已上一首，元和十二年十一月。

第五類

尙有年月雖不確知，而比證史傳，其事總在六年四月已後者，得如左十四首，亦僞文也。

授沈傳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集三七）

制云，「京兆府鄠縣尉沈傳師，……可左拾遺、史館修撰，」按傳、傳之

訛。舊書一四九傳師傳，「擢進士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書郎、鄠縣尉、直史館，轉左拾遺、左補闕，並兼史職，」（與樊川集一四傳師行狀略同）據登科記考一五及一六，傳師於貞元二十一年登第，元和元年舉制科；又據重修學士壁記，傳師於元和十二年二月自左補闕史館修撰充翰林，十三年正月，遷司門員外郎，合而推之，其授拾遺總在六年四月已後。

除軍使邠寧節度使制（集三七）

制云，「某官某，……自領軍衞，……服勤五年，……仍加副相，以重是行。」按元和一朝，除邠、寧節度者凡五；元和二年十二月，高崇文自西川改，四年十月，閻巨源自右羽林統軍授，九年十一月，郭釗自左金吾大將軍授，十三年六月，程權自滄、景改，十四年五月，李光顏自忠武改，其前官合於此制者惟巨源與釗，巨源又已有除制見同卷，則此制舍釗莫屬。舊書一二〇、新書一三七均謂釗以檢校工尚出除，而此制作副相，其爲僞作甚明。

除拾遺監察等制（集三七）

制稱渭南縣尉庾敬休等。按舊書一八七下敬休傳，「旋授渭南尉、集賢校理，遷右拾遺、集賢學士，歷右補闕、稱職，轉起居舍人，」據元龜五六〇、元和十二年時，敬休方官起居舍人，又據元和姓纂，拾遺雖是敬休七年中見官，但未必是六年四月已前授也。

中書舍人韋貫之授禮部侍郎制（集三八）

制云，「中書舍人韋貫之，……可禮部侍郎，餘如故。」按舊紀一四、元和六年六月，命中書舍人韋貫之等詳定減省吏員俸額，是六年六月已前，貫之猶是中舍。又會要七五、元和「七年十二月，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奏試明經請停墨義，依舊格問口義，從之，」英華九八四、元和八年四月辛卯鄭餘慶等祭杜佑文，稱朝議大夫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是貫之自中舍初除禮侍，祇屬權知，今制無權知字，更作僞之明證也。登科記考一八云，「按白居易有中書舍人韋貫之授禮部侍郎制，……蓋於八年眞拜也，）無論八年居易已出翰林，不能草制，即就制論制，亦事實不合。蓋貫之自中舍權知禮侍，即開

去原職，此可於祭杜佑文不稱中舍見之；既開原職，則眞拜時之制，應爲「□□知禮部侍郎韋貫之眞除制」，非由中書舍人眞除禮部侍郎也，徐氏唯未確審遷轉之常制，故誤信此文。

薛存誠除御史中丞制（集三八）

制云，「給事中薛存誠，……可御史中丞，餘如故。」按存誠除給事中，據前文所推，係七年七月；又據通鑑二三九、元和八年二月，存誠官中丞，是存誠擢拜中丞，約在七、八年間。

前長安縣令許季同除刑部郎中前萬年縣令杜羔除戶部郎中制（集三八）

制云，「前長安縣令許季同、前萬年縣令杜羔等，……尙書郎缺，方選才良，憲部人曹，俾膺並命，季同可刑部郎中，羔可戶部郎中。」余按元龜一五三、元和六年，「十二月，勑萬年縣令杜羔、長安縣令許季同並宜停見，中京兆尹元義方宜罰一季俸祿，」是季同等之入爲曹郎，總在此後。據元和姓纂、季同金部郎中，則金中應是七年修書已前所官，今郎官柱金中有季同，可證姓纂不誤。又新書一六二季同傳，「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曰再遷，則先金中後兵中也，並無除刑中之說。復次據新書一七二羔本傳，官至振武節度，而新表七二上祇稱羔刑部郎中，是蓋姓纂七年修書前所官也；（因新表多本姓纂，說詳拙著姓纂四校記。）此制除羔戶中，而今郎官柱戶中欄題名尙完整，並無杜羔，故謂羔除戶中，亦極可疑。新傳，「未幾，授戶部郎中，後歷振武節度使，」恐卽本自白集，不能恃爲信證。

除李遜京兆尹制（集三八）

制云，「浙江東道（原訛都，馬本不訛。）觀察使御史中丞李遜，……可權知京兆尹。」據嘉泰會稽志、遜九年九月追赴闕，但舊書一五五則云，九年入爲給事中，俄遷戶部侍郎，十年拜山南東道節度，（新書一六二略同）不言權知京兆；其後雖一度除京兆尹，約爲元和十三年頃。遜是否未經此度除授，雖不能決定，然其文非居易充翰林時所作，則斷然也。（據舊紀一五、裴武八年十二月入爲京兆尹，至十年七月始罷，亦遜不得於中間權知之

證。）

除劉伯芻虢州刺史（集三八）

制云，「給事中劉伯芻，……可授虢州刺史。」按六年正月，給事中劉伯芻奉詔譯經，見舊紀一四；同書一五三伯芻本傳，「伯芻上疏論之，贈坦太子少傅，伯芻妻、坦從姨也，或讒於吉甫，以此論奏，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爲虢州刺史，」依舊紀、裴坦贈官在六年七月底，則伯芻出除，更當在後。昌黎集九和虢州劉給事使君詩、注云，「劉伯芻以元和八年出刺虢州，白樂天有制詞，」謂八年出除，未審所據；時距裴坦贈官已年餘，其說果確，則傳稱懼禍求出，恐未實也。姓纂七年祇著伯芻給事中，但其書此處殘破，不能恃爲信證，集注猶以此制爲樂天作，足見僞文之久已亂眞矣。汪編香山詩集一八注云，「劉伯芻(芻)字素芝，洺州廣平人，元和八年出刺虢州，制詞卽公所撰，」按汪撰香山年譜、業於元和八年癸巳下稱「公退居渭村」，則安得有撰制事，是亦沿昌黎集注之誤而失察也。

除孔戡萬年縣令制（集三八）

制云，「兵部員外郎孔戡自御史府遷夏官之屬，」按兵外、萬年令兩官，舊書一五四新書一六三戡本傳均不載。舊傳云，「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戡謂京兆尹裴武曰，……」武官京尹，在八年十二月後，則戡縱曾出除畿令，亦非六年四月已前事。

昌黎集二六孔戡誌，「明年元和五年，……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母弟戡殿中侍御史，」是五年八月戡官殿中侍御史。又元和姓纂七年修，稱戡庫部員外，是七年尚官庫外。其爲僞託居易之文，可無疑矣。

歸登右常侍制（集三八）

制云，「工部侍郎歸登，……冠附貂蟬，立之於右，……可右散騎常侍。」按舊紀一四、元和六年，登自工部侍郎奉詔譯經；舊書一四九本傳云，「遷工部侍郎，……又爲東宮及諸王侍讀，……久之，改左散騎常侍，」新書一六四略同；又元和姓纂係記七年中見官，祇稱登工部侍郎，其遷常侍斷在六

年四月後。兩書皆作左常侍，此獨作右，亦可疑之一點。

牛僧孺監察御史制（集三八）

制云，「河南縣尉牛僧孺，志行修飾，詞學優長，頃對策於庭，其言甚直，累從吏職，頗謂滯淹，訪諸時論，宜當朝選，俾升憲府，以觀其才，可監察御史。」按昌黎集遺文迓杜兼題名，（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稱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舊書一七二僧孺本傳，「釋褐伊闕尉，遷監察御史，」樊川集七則云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新書一七四本傳又謂「調伊闕尉，改河南，遷監察御史」也。舊書一七六李宗閔傳云，「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隨牒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爲監察御史，」是僧孺入朝，總在六年四月後。今此制盛道僧孺，其爲假居易名以張牛黨之勢，益昭然若揭矣。

全文七二〇李珏牛僧孺碑，「從潞帥郗士美簡授管記，三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次劉大寮因言事，解於上前，遷監察御史，」杜牧所爲僧孺誌略同，按舊紀一四、元和六年三月乙未朔，以河南尹郗士美爲昭義節度，既三奏不得而後除河南尉，而後遷監察，則斷爲六年四月已後事可知。

復次白集二九、代書，「予佐潯陽三年，……持此札爲予謁……監察牛二侍御，……三月十三日樂天白，」此卽介劉軻舉進士於長安諸公之書也。居易以元和十年貶江州，又登科記考一八、軻十三年登進士第，則此書是十二年春作，而僧孺（卽牛二）猶是監察，使制爲六年四月前居易所行，豈非僧孺得監察七年未遷耶。僧孺三年登科，依舊宗閔傳滯諸侯府七年，則其入取爲御史，約在十或十一年，故十二年初猶官監察也。得此一證，益知制爲僞作無疑。

竇易直給事中制（集三八）

制云，「前御史中丞竇易直，……前因病免，今以才遷，……可給事中，」按舊書一六七易直傳，「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八年，改給事中，九月，出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則此除是八年事。又本傳不言中間病免。

孟簡賜紫金魚袋制（集三八）

制云，「常州刺史孟簡，……曾未再稔，績立風行，……宜賜紫金魚袋。」

按舊紀一四、元和六年正月，勅諫議大夫孟簡等譯經，同年八月辛巳，以常州刺史崔芃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又舊書一六三稱八年簡自常刺徵拜給事中，是簡蓋代芃而任者，非六年四月前事甚明。

盧元輔杭州刺史制（集三八）

制云，「河南縣令盧元輔，……嘗守商都，……可杭州刺史。」按文粹六六賈山銘，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載，勞氏雜識七、杭州刺史考据此以爲元輔八年任。咸淳臨安志四五古今郡守表於唐德宗下書云，「盧元輔，自河南縣令除杭州刺史，白集有制詞，」以元輔爲德宗時任，又信白集制詞之眞，此皆未嘗於年代上加以考察之疎誤也。德宗時居易尚未達，安得草制。

第六類

更有比證史記，並無其事，可逕斷爲僞作者，得如左二首。

除蕭俛起居舍人制（集三七）

制云，「左補闕翰林學士蕭俛，……記事之官，一時清選，俾膺是命，以弘勸奬」。按重修學士壁記，「蕭俛、元和六年四月十二日，自右補闕充，七年八月五日，加司封員外郎，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加駕部郎中；」又舊書一七二本傳，「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七年，轉司封員外郎，九年，改駕部郎中知制誥；」兩書之官歷全同，在補闕與封外間，並無改起居舍人一事。況起居、員外同爲從六品上，俛未必有此改官；縱謂有之，亦在居易退出翰林之後矣。復次舊紀一四、元和六年正月下稱右補闕蕭俛，與壁記、舊傳同，制獨作左，可爲僞撰之旁證。

除某官王某魏博節度使制（集三八）

制云，「況河上列城，鄴中雄鎮，初喪良帥，……某官王某，……可魏博等州節度觀察使，」按舊紀一五、元和七年八月，魏博節度田季安卒，十月卽以田興繼任，通元和一朝，並無王某任魏博之事，其僞也無疑。（田興又有除制，見上七年十月。）

合六類言之，第一類，信白氏作品也。第二、第三兩類，其中雖有可疑，然未獲強證，吾人不能斷爲非白氏作品也。第四至第六類則異是，其必非白氏所作，證據纍纍，無可以爲解也，屬此者凡四十八首。（約四分一）

唐人奪情，事不少見，余初讀白集，稍生是疑，然集中退居渭村之詩文，歷歷可數，證諸重修學士壁記，尤決其不然。

唐代文集經宋人編刊，往往誤收他家文字，如柳柳州別集等，（參拙著唐集質疑」所在多見，白氏之批答李夷簡，全文乃收常袞，（說見前）其一例也。又如文苑英華文下往往題「前人」，因而致訛者復不少；余亦嘗涉想，以爲白集或雜收他一家或多家文字。然苟制中事實符乎史籍，以是爲解，尙猶可說，今顧有直與史籍相戾者，是斷非將他家眞制誥誤編白集中矣。且何以事在白氏服官翰林期內者，其人之具官、除官，往往完全，事在白氏丁憂退居期內者，具官、除官，往往漏略，寧獨白氏之制詞獨詳，而他家之制詞獨略歟？故謂此非他家之眞制詔，亦無庸疑。

或者曰，子何不觀乎東本之總目，其第三十七、三十八兩卷不嘗有「擬制附」三字注其下乎，又不觀乎馬本卷五四之卷首，非亦注「擬制附」三字乎，龍筋鳳髓判，張鷟之擬判也，白亦有之，策林、白氏之擬策也，劉禹錫有擬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制，劉氏之擬制也，（見全文五九九，叢刊本未收，參拙著讀全唐文札記。）白有擬制，子復何疑。

余於此又嘗再三考慮，然終知其不可同日語也。張之判設爲假名，白之判祇曰甲乙，判猶如是，而謂王言綸綍，可任取當代人物實其中乎。夫一制之遷貶也，命出主上，草自翰林，受者僚友，擬之而善、無所討好，擬之而不善，則上得罪於君，下得罪於友，禹錫之擬制，全是空空洞洞，並無主名，以白之明，豈肯出此。況白丁母憂，方罹重謗，今僞制中竟有元和六年五月、七月之事，喪方在堂，尤未必抱此閒心，以速外毀。且白賦性爽直樸實，故其文章中常自道年歲及俸祿之數，顧僞制中所書官歷，往往與史籍——卽實事——不符，是非徒開罪於君友，抑更亂天下後世之耳目，處己尙不僞，而於人僞之，白氏行事，豈如是其顢頇者。

唐之散官、勳、爵、賜，至複雜之官制也，白氏居翰林幾三載有半，當深知

之，今僞制於斯數者率避而不書，若除韋貫之平章事制，於最顯淺之「守」字，尙未識用，白斷不如是拙也。

抑今白集中奉敕試制詔自爲一卷，（東本三〇、馬本四七。）此當是本來面目，然亦見元氏編定時大有分寸，凡以異於眞行制詔也。敕試者猶勿相混，而謂私擬者竟予攙雜乎。且某制爲「擬」，何卷內竟無一注也。

由前之論，余敢謂此等制必非白作，且非熟諳朝故者作。元氏長慶集二二酬樂天餘思不盡詩、有「白樸流傳用轉新」句，自注云：

「樂天於翰林、中書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爲程式，禁中號曰白樸，每有新入學士，求訪寶重，過於六典也。」

曰程式，則必其詞空洞，如東本三七之除郎官分牧諸州制、邊鎭節度使起復制、除常侍制，三八之除某節度留後起復制，可也，當必無實其人、繆其事、以自取罪尤者。矧前文第四、五類所摘出，又皆在白出翰林後，與元氏所記不符歟。

元稹爲白氏集序，謂「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是售，」則知白氏生時，冒爲其詩文者已屢見，顧由僞制觀之，其意恐尙非盜名求售而止者。前人屢稱白與牛僧孺爲師生而身不陷牛、李之黨，今除僧孺監察御史制逕謂，「頃對策於庭，其言甚直，累從吏職，頗謂滯淹，訪諸時論，宜當朝選，」大似替牛黨爭氣，用意與崖州三絕同，則必牛黨之餘孽所爲也。

僞制中之李絳等四相制，引見陳撰年譜，韓愈比部郎中制引見洪興祖韓子年譜，劉伯芻虢州刺史制引見昌黎集注，盧元輔杭州刺史制引見咸淳臨安志，是此等僞文之混入吳、蜀兩刻，北宋已然。余由是推定白集之誤收僞文，最遲不過李、楊掇補時代，其影響白集者尙小，影響史實者滋大，故亟辨之。

民二十八年十一月下旬，草成於昆明龍泉鎭。

范傳正以元和七年八月方罷蘇州刺史（見五四二頁）則張正甫之除蘇州（見五一八頁）最早不能過此時，是正甫制爲僞文之強證。三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校論稿後附記。